

# 花蓮延平王廟傳世東溪窯青瓷爐研究

李建緯

逢甲大學文化及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教授兼主任  
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主任

施淑鈴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  
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

陳宥朋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生  
逢甲大學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兼任助理

## 摘要

漳州東溪窯位於福建南部漳州地區永豐溪上游東溪流域窯口，創燒於明中晚期，盛於清代中期，直到清末民初仍有燒製瓷器，過去以「漳窯」的概念被認識。中國大陸自 1980 年代以後，對東溪窯址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其面貌逐漸明朗。加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 2017 年推動文物普查後，陸續發現臺灣寺廟中傳世供器中東溪窯產品佔一定比例，深化了東溪窯的研究。

位於花蓮市十六股庄、主祀開臺聖王鄭成功的延平王廟，經調查發現廟內一件筒式青瓷香爐，其產地應為東溪窯。關於花蓮延平王廟年代，《淡水廳志》有載：「咸豐元年，有黃阿鳳者，率萬餘人，抵該處墾闢。」從文獻來看，該廟被認為建於咸豐元年（1851），是臺灣花東地區少數興建於清領時期的漢人寺廟。廟內保存四面落有「咸豐元年」黑色令旗，然透過科學儀器檢視，落款應為現代所補，經緯線纖維組成方式也偏向是機械編織，不排除該面旗幟年代下限為 20 世紀初，無法作為延平王廟創建年代之物證。

透過大陸漳州東溪窯的考古發現，以及臺灣 21 世紀以後對東溪窯的認識，並比對臺灣其它傳世東溪窯青瓷筒式爐的釉色、造形與紋飾，可推論花蓮延平王廟瓷爐年代約落在 19 世紀後半，間接證明了延平王廟創建於清咸豐年間之說。再通過傳世東溪窯瓷爐的分布，此類供器在臺灣以西部為主，花東地區則較為罕見，該件瓷爐可說是目前已知臺灣東部年代較早的陶瓷供器。

關鍵字：漳州東溪窯、青瓷筒式爐、花蓮延平王廟、十六股、文化資產

## 壹、緣起

### 一、花蓮延平郡王廟發現的東溪窯青瓷爐

筆者在花蓮縣花蓮市延平王廟文物清查過程中，發現正殿八仙桌下方一件以紅色紙包覆爐身的香爐（圖1）。<sup>1</sup>無法辨識其外觀，透過內層有香灰得知，仍在使用。



圖1 花蓮延平王廟青瓷筒式爐剛發現時狀態，外包覆紅紙  
圖2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青瓷筒式爐

其後獲得廟方同意，將外層現代色紙去除後，發現此爐為青瓷筒式造形香爐（圖2）。其口徑17.5公分，高13.5公分，平沿內摺口，整體呈現青白色，雖屬青瓷，但顏色偏灰。爐身作直筒形，外壁施滿釉，底為三磬足（圖3左），磬足末端未上釉，呈現火石紅。爐身口緣一周隱約可見連續回文帶，器腹一周則飾以刻花纏枝牡丹紋，爐身下方紋飾雖模糊，但應是海水波濤紋。爐底滿釉，內壁未施釉，器內有水滴狀釉（圖3右），應非刻意為之。

<sup>1</sup> 莊研育主持，李建緯協同，〈108-109年花蓮縣花蓮市延平王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研究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鹿溪文史工作室執行，2020年10月）。



圖 3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底部三磬足，爐內壁未上釉

透過與考古、傳世瓷爐比較（詳見後文），此爐產地應為福建漳州東溪窯。從器壁裝飾手法來看，上層有連續回文帶（圖 4），器腹中央則為二方連續之纏枝牡丹紋，共有三朵牡丹（圖 5），牡丹輪廓以大斜刀加深光影變化，積釉處因釉層稍厚而呈現淡藍色（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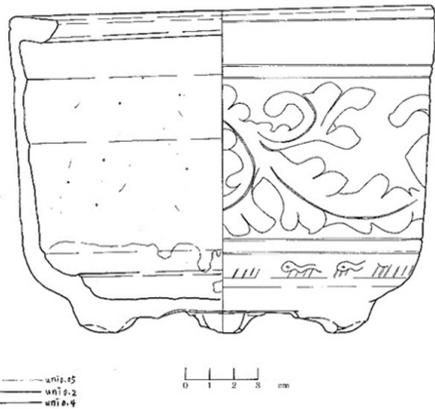


圖 4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線繪圖

資料來源：李昱澤繪製。



圖 5 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纏枝牡丹紋展開圖

資料來源：李昱澤繪製。



圖 6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青瓷筒式爐口緣與刻劃花牡丹紋

## 二、花蓮十六股庄與延平王廟歷史脈絡

花蓮延平王廟位於花蓮市十六股（圖 7）。十六股庄為今日花蓮市國強里一帶，或稱「豐川」、「豐村」，位置在美崙山西北隅，在漢人移墾前此地是原住民族撒奇萊雅人（Sakiraya）竹窩宛社（Dagubuwán）的勢力範圍。<sup>2</sup>



圖 7 清光緒 4 年（1878）全臺前後山輿圖

漢人勢力對臺灣東部影響可以同治年間沈葆楨「開山撫番」政策為分水嶺。開山前為點狀零星開墾，主要墾戶多是自主性的聚眾、聚資前往開發，

2 施添福等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55。

但因後山瘴癘墾民多染病而卒，且缺乏官方武力保護導致墾民屢遭原住民侵擾殺害，因此在開山政策之前前往開墾的漢人多是以失敗告終。而此時花蓮地區的貿易因地形險惡陸路開闢困難，加上原住民侵擾時常中斷，因此貿易主要以海路為主。沈葆楨奉命來臺督辦防務後，以鞏固海防為由開啟了開山撫番政策。除了開通多條橫跨中央山脈的東西向連通道路之外，亦派遣羅大春開鑿從蘇澳到奇萊的通道，有了這幾條道路的運補加上沿途皆有官兵的保護，在官方號召下，後山的開始有比較規模且計畫性的開墾，最後遂在劉銘傳鼓吹下，達到移墾的高峰。

關於花蓮十六股庄開發的記載，《淡水廳志》：「咸豐元年，有黃阿鳳者，集資，率萬餘人，抵該處墾闢。」<sup>3</sup>咸豐元年（1851）黃阿鳳自噶瑪蘭（Kavalan）出海，走海路在新城登岸，阿鳳率眾尋找適合開墾之地，最後決定入墾十六股地區，迎請延平王來保佑開墾，並為其蓋一小廟祭祀。當時參與移墾股東共十六人，因此稱「十六股庄」，但此時該地有撒奇萊雅族及平埔族噶瑪蘭族加禮宛等原住民部落居住。漢人進入前各族各自保有自己的傳統領域及生活空間，開墾時常與周邊地區原住民發生衝突。而彼時因尚未展開開山撫番政策，因此墾殖活動屬民間自發性開墾，尚無官方色彩。

嚴格來說，黃阿鳳的墾殖對於當地影響力不大，據《臺灣通史》記載：「阿鳳既至，自為總頭人，狀若官府。其餘數十人，各受約束，分地而治。然瘴氣尚盛，阿鳳以不服水土，數月病死。各頭人復不相能。越五年，資漸罄，又與番相仇殺，墾田遂廢，佃人咸去。」<sup>4</sup>；又《淡水廳志》記載：「迨咸豐五、六年，資本既乏，復與熟番讎殺，各墾地遂成荒埔。」<sup>5</sup>足見黃阿鳳的開墾不出五、六年已宣告失敗，墾地多已成荒地。至光緒年間，佃首

3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63年），頁456。

4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時代書局，1975年），頁909。

5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456。

林蒼安帶著墾民隨著開後山北路清軍東來，承續黃阿鳳的舊業，並將十六股庄易名為「復興庄」。林蒼安自宜蘭等地廣招墾民以增強漢人勢力，使開墾範圍比黃阿鳳時期更加廣袤，亦穩定此地開發基礎。林蒼安倡議重建延平王廟<sup>6</sup>，並於光緒 16 年（1890）重建完成，又名「復興宮」。目前延平王廟中尚可見林蒼安的功德祿位，顯見其對十六股庄開發與延平王廟之貢獻。

同時，延平王廟自身流傳的說法，清咸豐元年先民黃阿鳳招募墾民二千二百餘人，前來花蓮開墾定居於十六股庄。行前為安定墾眾民心，至臺南府城恭迎延平王鄭成功聖像、令旗及香火，來到花蓮建一草廟供奉保佑墾民，至咸豐 9 年（1859）建廟。和清代文獻不同的是，加入了臺南府城恭迎延平王鄭成功聖像、令旗及香火的說法。我們認為，從漢人開發進程來說，咸豐年間建廟說法雖無直接證據，但清代晚期建廟應可確認。

此廟自建廟以後，光緒 16 年重建。而 1951 年 10 月 22 日花蓮的一場大地震，使得廟宇被震毀，民國 1953 年重新修建完成，並更名為延平王廟。1983 年成立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決定廟宇重建，歷經 13 年終於在 1997 年完成現今三樓水泥建築樣貌。

關於光緒 16 年重建一事，根據 1935 年林德林記錄〈東臺灣宗教視察紀要〉中提到「……鄭成功祠，在花蓮港可說是古廟，鄉人為報恩所建的。街上一處，參拜時因時間迫切所關，所見不甚詳，今錄平野區十六股鄭成功祠之聯文等以資參考，當作這篇結語……」，從此段話可以判斷林德林所見應為成功街上「鄭聖祠」。林德林記錄了廟名為「復興宮」內懸掛於廟堂上的匾額及神祇，「……一為神殿匾額『恥澤覃敷』為光緒十六年鎮海後軍左營張升桂恭立；一為正門匾額『聖代褒忠』是光緒二十年臺灣鎮海將軍後補知

6 自咸豐年間黃阿鳳攜帶開臺聖王神像入墾，到光緒年間林蒼安再次復墾重建延平王廟，此間神像是否尚留在十六股庄，或流落於其他居民家中？而林蒼安重建廟時神像是否為當年黃阿鳳所攜入之神尊？相關疑點因缺乏有力的史料佐證，有待更文獻史料補足空白。

縣王準恭立。其時中殿主龕『主神鄭成功像』、左龕為『皇清堂上歷代金奠安總理董事各大旗首各結首各佃戶等先賢祿位光緒十六年孟秋……』」。<sup>7</sup>

光緒 19 年 (1893)

秋季分臺灣留防勇練，各營更換管帶銜名並調紮處所攜帶接待日期清單看來，「一管帶鎮海後軍左營儘先補用都司張升桂，於光緒 19 年十月十一日卸，交候補縣丞汪準接帶」，「王準」經查證當時無此人，可能是「汪」、「王」閩南語發音相似之誤，故判斷應為「汪準」；而張升桂在光緒 17 年 (1891) 亦有捐款予臺東天后宮，今仍可見於廟內石碑 (圖 8)。至於「恥澤覃敷」、「聖代褒忠」雖已不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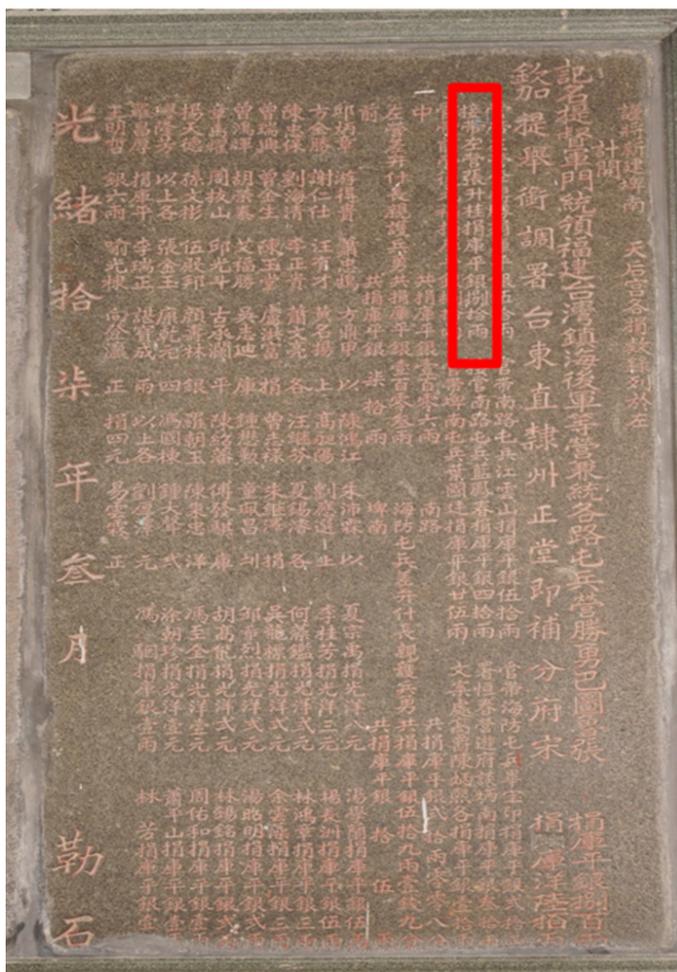


圖 8 臺東天后宮三川虎邊光緒 17 年 (1891) 〈新建埤南天后宮捐題碑記〉碑

資料來源：李博揚拍攝。

先賢祿位牌上題字也與現存不相仿，但該段記錄證明延平王廟至少於光緒 16 年前確實便已經存在的事實。

7 林德林，〈東臺灣宗教視察紀要〉，《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市：大乘文化，1978 年），頁 56。

延平王廟從光緒 16 年重建，一直到 1951 年花蓮地區發生大地震，廟宇被震毀，直至 1953 年重新修建完成（圖 9），這中間是否有重新修繕，廟方沒有留下明確答案。透過清查延平王廟傳世文物時，發現為數不少日治時期的文物如大正 9 年（1920）的舊廟門扇鑿花刻板等建築構件、大正 12 年（1923）「靈海境」匾及「功昭千古」匾、昭和 10 年（1935）「蘇清秀寄附金五百圓也」碑、「志在東瀛捐軀拓地守孤忠」石柱及蘇清秀所捐之廟前水泥獅座等。這顯示從 1890 年到 1951 年間應有重修，不知何故卻未被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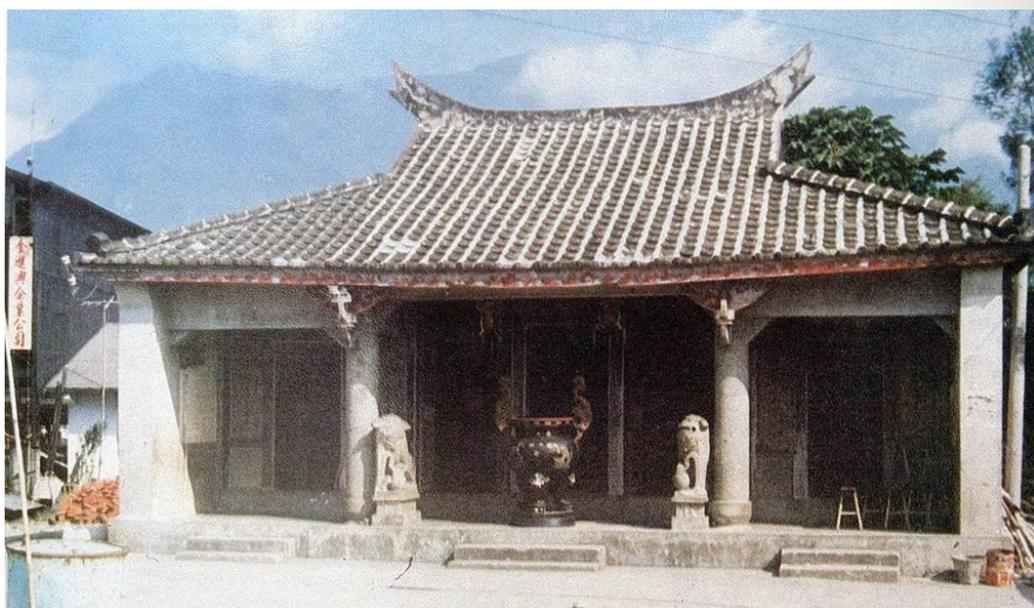


圖 9 1953 年重新修建完成，並更名為延平王廟  
資料來源：葉柏強提供。

### 三、花蓮延平王廟其它早期文物

寺廟常見文物按其功能，筆者將之概分成 9 類（圖 10）。<sup>8</sup> 而寺廟文物

8 李建緯，〈從文物看見歷史——臺中早溪樂成宮既存文物與相關問題〉，《媽祖物質文化研討會——媽祖文化中的歷史物件、保存與再現》（臺中市：財團法人臺中樂成宮，2016 年），頁 27-28。

命名，主要依據神格、功能、形制、廟方通稱、明確辨別名款等作為命名設定，如「神像」依其神格屬性，並加上廟方與地方對其之稱號，以作為命名辨識原則；「頌讚公告類」文物則依物件上名款，加上文物功能形制作為命名等。花蓮延平王廟所清查的文物依其分類轉成圓餅圖（圖 11），可看到文物功能中以供器法器類比例最高，約 29%；樂器類最低，僅 3%。若以材質區分（圖 12），計有木質 22 案共 227 件、石質 3 案 4 件、金屬 2 案共 2 件、陶瓷 2 案共 2 件、纖維 2 案共 4 件。<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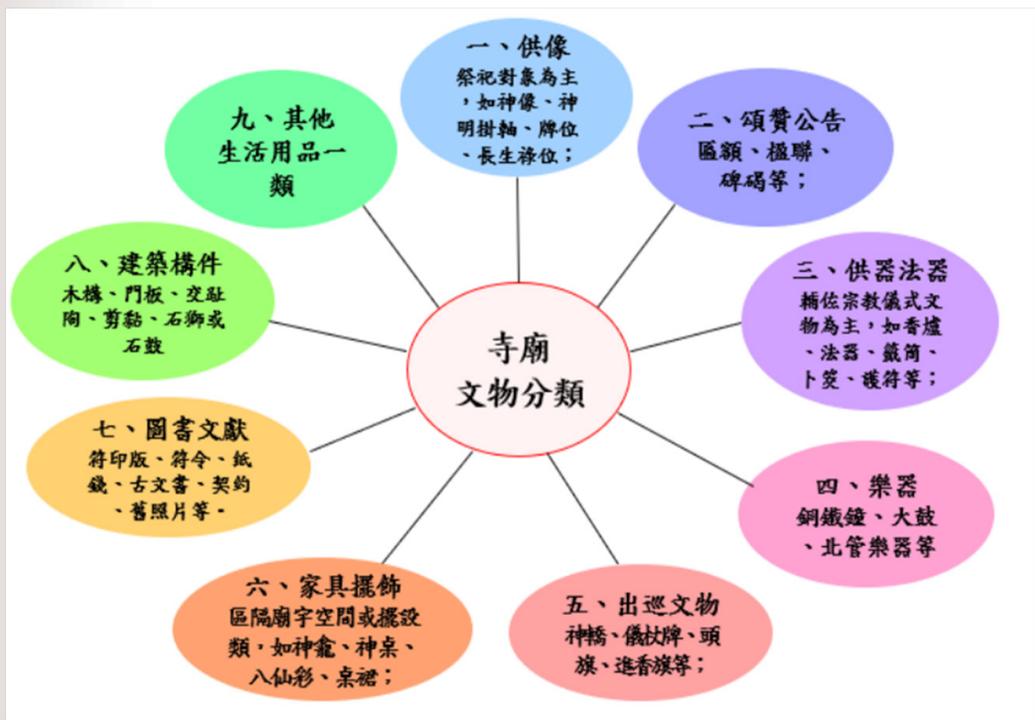


圖 10 寺廟文物按其功能屬性分類示意表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9 莊研育主持，李建緯協同，〈108-109 年花蓮縣花蓮市延平王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研究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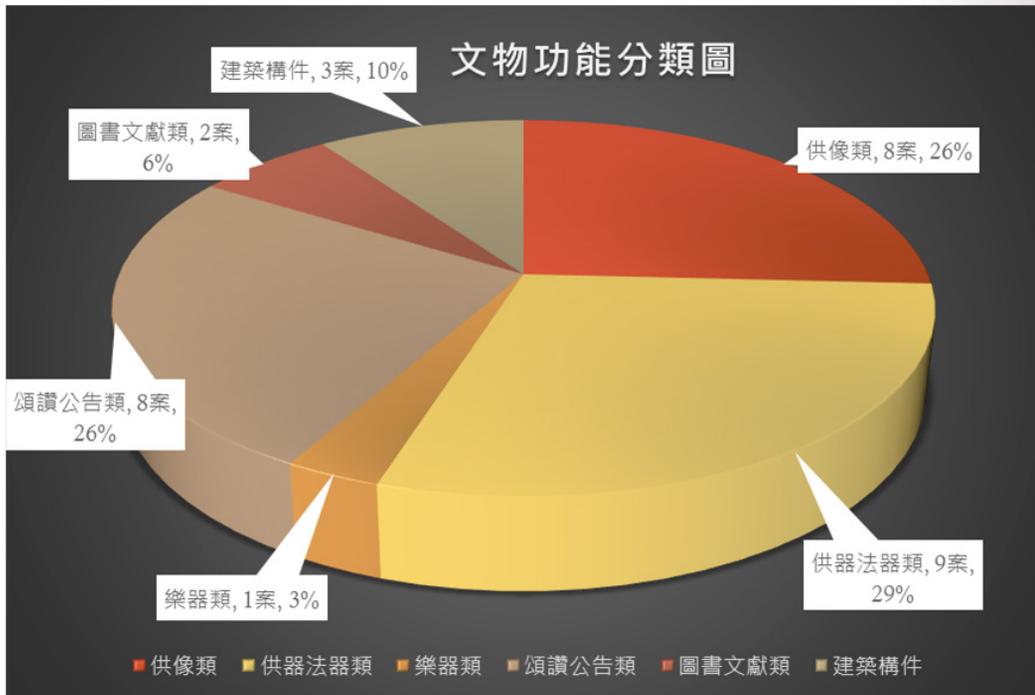


圖 11 文物功能分類圖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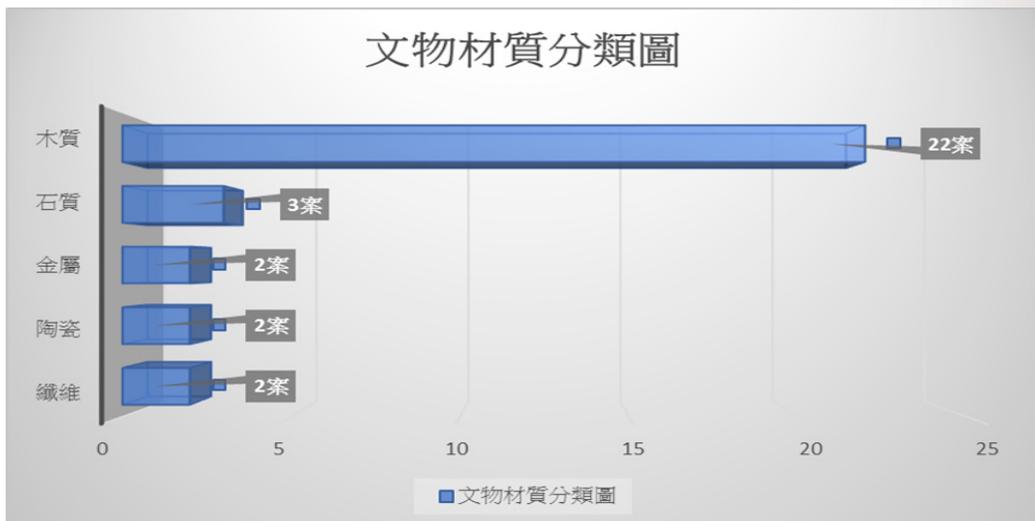


圖 12 文物材質分類圖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本研究透過此次調查，將延平王廟文物年代逐一梳理羅列如表 1，屬清領時期者推測有開基延平王、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以及關聖帝君。另廟內保存四面落有「咸豐元年」款黑色令旗，透過科學儀器檢視，旗幟上落款為現代所加，經緯線纖維組織也偏向是稍晚的機械編織作法，由此判斷四面旗幟不排除是 20 世紀初的產品。

表 1 花蓮縣花蓮市延平王廟各時期文物一覽表

序號	文物名稱	材質	年代	數量		文資建議
清領時期 3 案						
1	開基延平王神像與 脇祀神像一對	木	清代晚期 / 脇祀神像年 代稍晚	1 案	3 件	開基延平王 神像建議一 般古物，脇 祀神像建議 僅建檔
2	東溪窯纏枝牡丹紋 筒式青瓷爐	陶瓷	清代晚期	1 案	1 件	一般古物
3	關聖帝君與脇祀神 像	木	清代晚期 / 日治時代	1 案	3 件	列冊追蹤
日治時期 9 案						
1	延平王黑令旗（方 形）	纖維	清代晚期到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2	黑令旗（三角形）	纖維	清代晚期到 日治時期	1 案	3 件	列冊追蹤
3	福德正神神像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4	福德夫人神像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5	五穀先帝神像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6	麒麟紋鉢形圈足爐	陶瓷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7	三界公爐	金屬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8	籤筒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55 件	僅建檔
9	五營旗座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序號	文物名稱	材質	年代	數量		文資建議
10	竹頭聖筴	竹	日治時期	1 案	6 件	僅建檔
11	水泥獅座	水泥洗石子	日治時期	1 案	2 件	僅建檔
12	舊廟建築構件	木	日治時期	1 案	28 件	僅建檔
13	獅形匾座	木	日治時期	1 案	6 件	僅建檔
14	「蘇清秀寄附金五百圓也」碑	石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15	「志在東瀛捐軀拓地守孤忠」石柱	石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16	「靈海境」匾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17	「功昭千古」匾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18	延平王廟廟額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19	獅鈕甘府將軍方印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20	花蓮市開臺聖王符印版	木	日治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戰後時期 8 案						
1	原鎮殿延平王神像	木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2	總理先賢祿位牌 (戰後重製)	木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3	新復興庄先賢牌位	木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4	「新創天地」匾	木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列冊追蹤
5	重建序及捐款芳名木牌	木	戰後時期	1 案	6 件	列冊追蹤
6	國聖公舊神椅	木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7	壬寅年款梵鐘	金屬	戰後時期	1 案	1 件	僅建檔
8	彩繪門神門扇	木	戰後時期	1 案	6 件	僅建檔

在臺灣很多寺廟主神信仰早於寺廟建立，如鹿港北頭奉天宮即為一例。鹿港奉天宮雖建於 1968 年，但建廟以前主神蘇府王爺已有多起神蹟廣為流傳，其神威深植於鹿港多數人心中。早期是以爐主制度輪祀供奉於民宅中，而每年輪祀到下一任爐主家供奉的，除了蘇府王爺神尊，另還有王爺香爐及黑令旗一面。延平王廟也有相同的傳說：清咸豐年間黃阿鳳安定墾眾民心，行前至臺南府城恭迎延平王鄭成功聖像、令旗及香火，至花蓮建一草廟供奉以保佑墾民。由此說出發，寺廟開基神像、主神香爐及代表神力的令旗，在信眾心中正代表著神明信物，如神明親臨「如神在」。因此，清領時期延平王令旗（方形）或因其它因素湮沒而未被保存。不過，開基延平王神像、東溪窯筒式青瓷爐、關聖帝君等神像，仍可以為花蓮延平王廟創建年代提供文物佐證的蛛絲馬跡。

### （一）開基延平王神像

廟方奉為開基的延平王神像（圖 13），即廟方認為此尊神像為咸豐 9 年時所供奉，亦為咸豐元年延請自臺南，此由廟方與近代手寫「1850 年」之紅字，以及底部後端黑筆手寫「咸豐元年辛亥」字樣可做呼應。不過此像與臺中萬春宮所藏 19 世紀中期的延平王神像比較，<sup>10</sup> 可以見到兩者從其形制、比例、妝佛工藝等有著明顯差異，在神像細膩度尚不及後者。其差異可能是年代也可能是區域風格所致；另一方面，單從風格來看，此尊神像也不排除下限是日治時期。

10 施雲萍、林郁瑜，〈臺中萬春宮古物調查報告〉，《庶民文化研究》第 1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6-155。



圖 13 花蓮市延平王廟開基延平王神像 圖 14 延平王廟開基延平王神像 X 圖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臺灣不少神像製作時有入神，入神時會在神像背部開一個孔，將五穀、五金或五色線等物放入神像內部再封孔，表示賦予神像之靈。<sup>11</sup>為能檢視本神像內部結構，採 X 攝影中常見照相底板法，以 X 光檢視開基延平王神像（圖 14），可知本體與圈椅一體成形，無任何斷裂銜接或接榫痕跡，也無構造外接痕跡，結構完整，顯示神像以一塊木料雕刻完成，迄今並無結構上的缺損。另神像身體中央無空洞淺白色痕跡，無入神孔，為雕刻完成後直接開光點靈供奉，並無入神儀式。

11 李獻璋，〈臺灣福佬人雕塑神像的儀禮〉，《臺灣風物》第 20 卷第 2 期（1970 年 5 月），頁 47-51。

## (二) 方形旗幟與三角旗幟

### 1. 延平王黑令旗（方形）

延平王廟方形黑布旗（圖 15），旗甬白色，旗桿為竹枝，有一條綬帶。旗甬車縫於旗面，旗面正面車縫「延平王」字樣，背面無字。旗甬手寫黑色「咸豐元年」字樣，「咸豐」兩字與「元年」兩字色澤與字跡不同。旗甬上下以紅布條綁在旗桿。旗面為平織布，布邊脫紗，旗緣有一處方形破損。黑令旗單面中間區域縫合白布「延平王」字樣，左側摺布縫合收邊，右側縫合白布桿套，旗桿為竹子，黑色旗面上方有胚布原始收邊熱膠和痕跡，下方沒有縫邊，黑色旗面與白布皆為平紋織布面，但白色布面織線粗細不一，黑色布面織線均勻，白布車縫線規律整齊，為縫紉機車縫，非手工縫。

此面方形「延平王」黑令旗是廟方出巡遶境時，持拿走在隊伍的最前方，有祭煞、掃除不潔的功用，每年農曆正月十六日神明遶境回駕，在廟前由道士佈有七星火堆，接著黑令旗在前引領信眾捧著出巡神像，依序跨過七星火堆，為「過火」儀式，再請入廟內安座；由於黑令旗年代久遠，已有破損情況，因此信眾於 2007 年製作另一面新的黑令旗，上寫有標示「丁亥年正月」，用以替代早期的這面黑令旗，目前廟方收納保存起來。



圖 15 方形延平王黑令旗



圖 16 黑令旗（三角形）

## 2. 黑令旗（三角形）

延平王廟三角形黑布旗有三支，尺寸相仿（圖 16）。白色旗甬，穿過竹枝為旗桿，旗幟上端有有一條授帶。旗甬車縫於旗面，旗面正面車縫「令」字樣，背面無字。旗甬墨書「咸豐元年辛亥」字樣，墨色濃黑。旗面為平織布，已髒污，布邊反摺車。此黑令旗為三角形黑色旗面，單面中間縫合白布「令」字樣，斜面與底部摺布縫合收邊，右側縫合白布桿套，旗桿為竹子，黑色旗面與白布皆為平紋織布面，白布車縫線規律整齊，為縫紉機車縫，非手工縫。延平王廟這三面三角形黑令旗是早期乩童「起駕」時所持有，此黑令旗一般也稱為手令，是代表神明身分的象徵，同時也具有神明調兵遣將時，發號司令的權威力量。

2020 年 4 月 16 日時任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侯宗延先生，透過數位看布鏡、偏光顯微鏡協助分析延平王廟咸豐元年款黑令旗（方形）和三面黑令旗（三角形），織物皆為平紋組織（圖 17、18），數位看布鏡記錄織品形態和經緯密度，觀察到三種不同經緯密度織物，白色旗甬、黑色旗面和白色劍帶的平紋組織結構經緯線密度相近，根據取樣纖維觀察鑑定，可判斷為天然材質的棉纖維，而非近代的人造纖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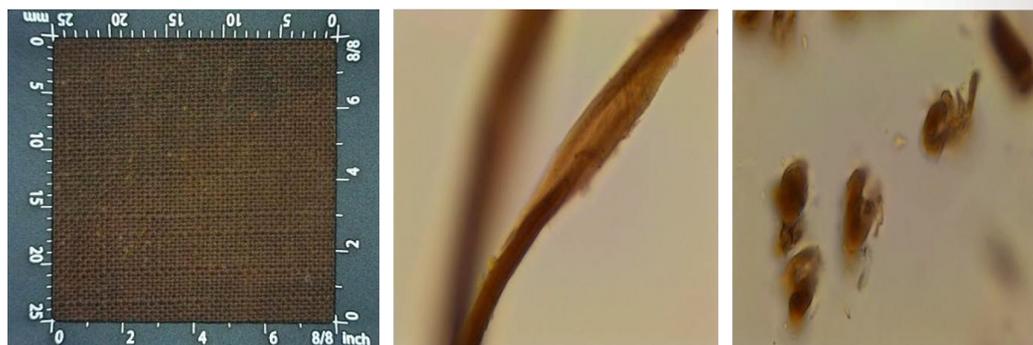


圖 17 延平王廟咸豐元年款黑令旗（方形）織品型態：黑色棉布平紋組織，經線：約 25（根／公分），緯線：約 26（根／公分）此纖維樣本為棉 (Cotton)，纖維外觀如具有摺回的緞帶，其橫切面形狀，常依棉纖維之生長情形而定，不成熟的棉纖維橫切面形狀為 U 字型，且中間孔洞較大，細胞壁較薄，而成熟棉纖維的橫切面形狀則接近圓形，中間孔洞較小，細胞壁較厚。



圖 18 延平王廟三面黑令旗（三角形）織品型態：黑色棉布平紋組織，經線：約 26（根／公分），緯線：約 25（根／公分）此纖維樣本為棉 (Cotton)，此纖維樣本為棉 (Cotton)，纖維外觀如撚迴緞帶，橫切面形狀，常依棉纖維之生長情形而定，不成熟的棉纖維橫切面形狀為 U 字型，且中間孔洞較大，細胞壁較薄，而成熟棉纖維的橫切面形狀則接近圓形，中間孔洞較小，細胞壁較厚。

中國棉織工藝明清時期已相當成熟，棉布基本是單綜平紋組織，生產地主要位於江南至閩粵地區，並能出口外銷世界各地，清代臺灣漢人所使用的布料亦大多仰賴中國輸入，連橫《臺灣通史》也提到「棉布之類消用尤廣，歲值百數十萬金。其布為寧波、福州、泉州所出。商船貿易，此為大宗。」棉纖維至今仍為紡織工業的重要原料，平紋組織棉布也是普遍使用的織品，雖難以就此纖維材質作為斷代依據，不過透過檢測資料、納入地方傳說與令旗老化狀況，這幾面令旗年代應在 19 世紀後半清代晚期到 20 世紀前半的日治時代；惟因旗幟經多次縫製，失去「真實性」；加上目前所見字跡係近年以簽字筆落款，雖增添文物傳說性，卻失去原貌。

透過上述兩例被廟方認為年代最早的文物來看，不論是神像或令旗，都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其年代為咸豐年間，故無法作為延平王廟創建年代物證。因此，廟內傳世的東溪窯青瓷爐，便成為其建廟於清晚期的重要關鍵。

## 貳、關於漳州東溪窯

### 一、從漳州窯到漳州東溪窯

所謂的漳州東溪窯，是位於福建南部漳州地區永豐溪上游東溪流域的窯口。其所在地漳州，秦代屬閩中郡，漢代屬閩越國；唐垂拱 2 年（686）陳元光奏准設置漳州，被認為是漢人大規模開發漳州之始。元代該地歸漳州路；明代稱漳州府，下有龍溪、漳浦、長泰、南靖、平和、詔安、海澄、寧揚、龍巖、漳平十縣；雍正 12 年（1734）龍岩升為汀漳龍道直隸州，領漳平、寧洋二縣，漳州府改轄龍溪、漳浦、長泰、南靖、平和、詔安、海澄七縣。<sup>12</sup>

漳州生產瓷器，在明代方志已見紀錄，〔明〕正德 8 年（1513）《漳州府志》卷十〈戶紀·物產·布貨部〉記載：「白瓷器出漳平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河頭，青瓷器出南靖縣金山」；〔明〕萬曆元年（1573）重修《漳州府志》卷 27〈風土志·器之屬〉「瓷出南勝者，殊勝它邑，然亦不甚工巧，猶可玩也。」；〔明〕何喬遠於萬曆 48 年（1620）成書《閩書》：「漳窯在龍溪、東溪」；而〔清〕康熙年間王相重修《平和縣志》卷 10〈物產·器之屬〉：「精者出南勝、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sup>13</sup> 透過明代、清初文獻可知，漳州自明代生產瓷器，已為世人所識，也有不同釉色、精粗之分。

清代晚期漳州窯逐漸以「漳窯」之名為世人所知：光緒 12 年（1886）郭柏蒼《閩產錄異》：「漳窯出漳州，明中葉始製白釉米色器，其紋如冰裂。舊漳琢器者雖不及德化，然猶可玩，惟退火處略瘳易黝，越數年，黝處又複潔淨；近製者，釉水胎體俱鬆。」清末民初楊巽從《漳州什記》之〈漳州瓷窯談〉亦提及：「漳州瓷窯號東溪者，創始於前明。出品者，爐、瓶、盤各

12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 2 月），頁 3。

13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33。

式俱備。」過去日本人則將漳州窯稱為「汕頭瓷器」(Swatow)、「吳須手」、「吳須赤繪」等。而在《中國陶瓷史》<sup>14</sup>、《中國陶瓷》<sup>15</sup>一書中對清代陶瓷發展的描述中，景德鎮以外的地方窯系僅列出江蘇宜興窯、廣東石灣窯、福建德化窯，顯示 1980 年代陶瓷研究對漳州窯並未太重視。

就考古資料來看，漳州的商周青銅遺址發現一種硬質釉陶，部分學者認為可能是原始瓷。<sup>16</sup> 宋元以後，漳州開始大規模建窯，在南靖縣、華安縣、漳平等地發現 16 處以上窯址，生產有青瓷，兼燒白瓷、青白瓷。明清時代漳州窯址分布在平和、南靖、漳浦、雲霄、華安，生產外銷瓷為主，產品以青花瓷器為大宗，兼燒有青瓷、白瓷、青白瓷、白釉米色瓷、醬釉瓷、黑釉瓷、五彩瓷、素三彩等，造形品類多樣，其中也包括了香爐。<sup>17</sup> 吳其生指出，明清漳州窯窯場可分成兩大窯群：一是以平和窯為中心，包括南勝、五寨、雲霄、漳浦等窯場，興起於明嘉靖年間，盛於萬曆、崇禎時期，隨著漳州月港興起而興盛，也因一方面也因海外貿易限制，同時清代初期閩海關設立，廈門港取代月港澄為閩南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因此康熙時期以後產品逐漸減少；另一處窯群則是東溪窯，以華安高安鎮為中心，興起於明末清初，盛於清中期、清末產品逐漸減少。<sup>18</sup> 而明清時期的漳州窯產品，主要是提供外銷。<sup>19</sup>

從產品特徵來說，漳州窯單色釉產品已知有青瓷、青白瓷、白瓷、米白

14 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438-443。

15 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589-591。

16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3-4。

17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4-6。

18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36。

19 〔日〕森村健一，曹建南譯，〈關於漳州窑系陶瓷在日本的幾個問題〉，廈門市博物館編，《博物館建館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25-27；栗建安，〈閩南古代陶瓷與「海上絲綢之路」〉，《閩南文化研究——第二屆閩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下）》，（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 年版）；〔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 年第 4 期），頁 58-66、32。

色釉、藍釉、綠釉、醬釉。其中青瓷產品主要生產於平和、華安與南靖，而華安、南靖年代稍晚，香爐一類產品造形有三足爐、獸耳爐。<sup>20</sup> 其中清代漳州窯青瓷胎質緻密，胎體厚薄皆見，胎呈白灰與淺赭，多數通體施釉，釉底或足有刮釉，釉層積釉現象比起明代厚，釉面肥厚呈現大小不等冰裂紋。裝飾手法上也沿續明代作法。<sup>21</sup> 大陸傳世漳州窯青瓷香爐有刻花直筒罄足香爐（圖 19）與刻花鼓腹三乳足爐（圖 20），這在臺灣田野調查上都有案例印證。

在地理位置上，漳州窯係以漳州月港為出口港，其窯址分布以九龍江及各支流沿岸為瓷窯。<sup>22</sup> 與花蓮延平王廟特徵相同的香爐，在漳州市博物館傳世收藏、歷次東溪窯窯址調查出土資料、漳州市博物館在東溪窯松柏下窯址採集青瓷標本中及南靖縣博物館所採集標本中（圖 21、22），亦有不少同類青瓷香爐採集標本。<sup>23</sup>



圖 19 清代漳州東溪窯青釉刻花直筒香爐

資料來源：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112。



圖 20 清代漳州東溪窯青釉刻花三乳足香爐

資料來源：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112。

20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112。

21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112。

22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96。

23 盧泰康，〈臺灣南部寺廟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臺中市：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 年 2 月），頁 49-50。



圖 21 漳州市博物館傳世漳州東溪窯筒式爐

資料來源：李建緯拍攝。



圖 22 漳州市博物館展示發掘的漳州東溪窯發掘的瓷爐殘片

資料來源：李建緯拍攝。

關於東溪窯發現，始於 1980 年代，中國大陸福建省、市級文物單位多次對華安縣東溪窯展開考古調查工作，<sup>24</sup> 透過調查發現東溪窯遺址可說是漳州窯典型代表，屬明中期至清末民初時期的民間大型窯場；2004 年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 年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sup>25</sup> 正式考古工作有 2007 年華安縣高安鎮三洋村東溪窯上蝦型窯、馬飯坑窯進行發掘、2015 年對封門坑遺址進行發掘、2016 年對掃帚石窯址發掘。<sup>26</sup> 其中在東溪窯上蝦型窯址（圖 23、24）、掃帚石窯址（圖 25），皆發現有與本研究討論的延平王廟青瓷筒式爐相似的瓷爐殘片。

24 粟建安，〈東溪窯調查紀略〉，《福建文博》（1993 年 1-2 期），頁 138-150；林熹、葉文程、唐杏煌、羅立華，〈福建華安下東溪頭窯址調查簡報〉，《東南文化》（1993 年第 1 期），頁 229-236。

25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2 月），頁 43-44。

26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第八章考古調查簡報〉，頁 173-221。



圖 23 華安高安東溪窯上蝦型窯址發現青瓷筒式爐殘片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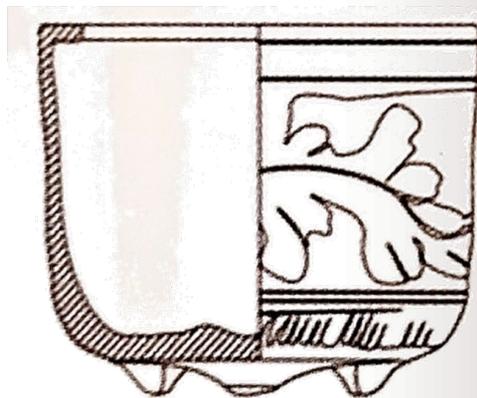


圖 24 華安高安東溪窯上蝦型窯址發現青瓷筒式爐線繪圖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94。



圖 25 華安高安東溪窯掃帚石窯址發現青瓷印花瓶、青瓷刻花香爐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213。

此外，福建南靖縣與華安縣交界處的山地丘陵地，其高嶺土儲量大，屬於礦床石英斑岩、花崗岩與凝灰岩風化而成，土中的矽（Si）含量高達 97% 以上。<sup>27</sup> 2015 年福建博物館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靖縣文物保護中心針對該處

27 政協南靖縣委員會編，《明清時期南靖東溪窯與對外貿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49。

東溪窯遺址中封門坑窯址進行發掘，居住遺址發現有青瓷爐，公布圖版有青瓷三磬足筒式爐與束頸圓腹三乳足爐兩種（圖 26）。<sup>28</sup> 前者的釉色、造形、紋飾，與花蓮延平王廟筒式爐的形態非常相似。



圖 26 南靖東溪窯封門坑窯址出土青瓷爐

資料來源：政協南靖縣委員會編，《明清時期南靖東溪窯與對外貿易》，頁 207。

透過前述研究，學界對於東溪窯生產的瓷器形制與釉色已有基礎認識。<sup>29</sup> 盧泰康指出：

東溪窯位於福建南部九龍江西側漳州地區的華安縣與南靖縣境內。又稱下東溪頭窯、華安窯，具體位置在華安縣西南側與南靖縣東側的交界處，永豐溪上游東溪流域，目前所知窯址較為集中的地點，分布於華安縣高安鎮的上蝦形、馬飯坑、東坑庵、松柏下、后坑寮等地。窯區的範圍在南靖縣東側區域，同時包含同屬於永豐溪流域的龍山鎮西山村北部封（洪）門坑窯址、寨仔山窯址，以及金山鎮荊都村的碗窯坑窯址。至於南靖縣金山鎮河墘村的通坑窯址，雖然位於鄰近永豐溪西側的龍山溪流域，但其所燒造的香爐、碗與洗等青瓷器的風格特徵，同於前述各處窯址出土遺物，故也應被視為東溪窯所屬範圍。1990 年代迄今，有關東溪窯的窯址調查與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學術認識，東溪窯瓷器的所

28 政協南靖縣委員會編，〈2015 年南靖東溪窯封門坑窯址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報告〉，《明清時期南靖東溪窯與對外貿易》，頁 163-213。

29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9 期（2017），頁 23-58。

屬年代，歷來共有以下幾種認識：一為判定其始於明代中期，延續至清代早、中期左右；另有研判其始燒於明末，歷經清代早期，延續至乾隆時期者；而近年的窯址調查結合文獻史料與田野訪查結果，指出東溪窯年代上限為明代中期，直到清末至民國初年仍有繼續生產。綜上所述可知，東溪窯屬於明清時期持續燒造陶瓷器的窯場。東溪窯所燒造的陶瓷種類多樣，包含了青瓷、白瓷（白釉器）、綠釉陶器、青花瓷、加彩瓷，以及青瓷青花器。至於過去常被學界稱為「漳窯器」、「漳瓷」、「米黃或米白釉器」的白釉瓷器，現在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對應於福建漳州東溪窯所燒造的白瓷器或白釉器。<sup>30</sup>

再透過林藝謀研究，東溪窯青瓷的胎呈現灰白與淺灰兩種，釉有翠綠、灰青與青黃三種發色。從生產器類來說，有爐、瓶、罐、碟、碗、盤、杯、匙，年代大約是清代至民國時期，使用輪製法成形，窯爐為階梯窯裝燒。目前發現的青瓷產品，並無專屬的燒造窯址，也就是青瓷普遍出現在東溪窯各窯場中。<sup>31</sup>就目前資料來看（圖 27~30），青瓷筒式爐可算是東溪窯清代供器中的大宗產品。

在東溪窯產品中常用一種裝飾手法便是刻劃與印花，花蓮延平王廟青瓷爐便運用了上述技法。刻花係瓷器生坯半乾之際，在瓷器表面使用竹、木、鐵等製成的尖銳片狀物，根據所需要的紋飾刻畫花紋，施釉後再入窯焙燒。印花則是使用帶花紋之陶質印模在未乾的坯體上，印出花紋。印紋相較刻花的優點是規格統一、節省工時，可提高生產效率。<sup>32</sup>在筒式爐口緣的二方連續回字紋、底部二方連續波濤紋，經常大小一致、便可能是使用印紋，若圖案不清晰可在二次加工；至於器腹的纏枝牡丹紋，則應該是直接刻在器表上。

30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頁 25。

31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71。

32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61。



圖 27 華安東溪窯徵集素面青瓷爐（編號 HT131），口徑 17.6、高 14.0 公分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20。



圖 28 華安東溪窯徵集牡丹紋青瓷爐（編號 HT133），口徑 22.2、高 15.3 公分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20。



圖 29 華安東溪窯徵集素面青瓷爐（編號 HT117），口徑 5.8、高 4.4 公分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21。



圖 30 華安東溪窯徵集素面青瓷爐（編號 HT116），口徑 6.8、高 5.4 公分

資料來源：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121。

## 二、臺灣傳世文物研究中對東溪窯的認識

臺灣對東溪窯的認識，過去的討論多從「漳州窯」或「漳窯」概念出發，其研究材料不外乎大陸考古材料或博物館或傳世藏品，<sup>33</sup> 其後凡論及臺灣出土漳州窯產品，大抵上也是以 17 世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青花瓷或釉上彩瓷為主。<sup>34</sup>

首次以臺灣傳世文物為對象者，並提出「東溪窯」概念者，首見盧泰康

33 梁明寬，〈淺述漳州窯系瓷器〉，《陶藝》第 31 期（2001.04），頁 98-105。

34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出土的貿易陶瓷〉，《田野考古—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特刊》第 9 卷第 1、2 期合刊（2004 年 12 月），頁 89-98；顏廷仔劉益昌，〈從雷厝遺址出土的釉上彩瓷器討論其相關問題〉，《田野考古》第 9 卷，1、2 期（2004 年 12 月），頁 99-112；盧泰康，〈臺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 4 輯（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9 年），頁 217-257。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11 年 3 月），頁 83-143。

2010年發表的〈古寺遺珍－臺南開元寺所藏陶瓷〉一文。<sup>35</sup>該文指出開元寺傳世的兩件瓷爐中，其中斂口青瓷三足爐（圖31）與折沿青瓷三足爐（圖32），透過和德興號（Tek Sing）沈船文物比較，參酌東溪窯窯址瓷片，他認為應該就是漳州東溪窯產品。而這也是臺灣傳世陶瓷文物研究中，首次出現「東溪窯」一詞。



圖 31 臺南開元寺斂口青瓷三足爐  
資料來源：《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頁249。



圖 32 臺南開元寺折沿青瓷三足爐  
資料來源：《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頁250。

其後，小琉球碧雲寺兩件傳世白瓷香爐（圖33），在2012年7月被地方人士摔破後，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進行修復。根據研究，兩件白瓷香爐也應是福建南部漳州地區「東溪窯」所燒造，俗稱「漳窯器」，是近年新發現清代臺灣進口陶瓷重要類型，其所屬年代應為清乾隆朝以後約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屬清代後半期文物。<sup>36</sup>



圖 33 屏東小琉球碧雲寺八卦紋三乳足白瓷爐與筒式三磬足白瓷爐  
資料來源：筆者2012年4月拍攝。

35 盧泰康，〈古寺遺珍－臺南開元寺所藏陶瓷〉，《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臺南開元寺，2010年），頁206-221、247-255。

36 盧泰康、王竹平，《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30期（2014年），頁37-58。

隨後，盧氏分別就臺南祀典大天后宮<sup>37</sup>、臺南神興宮<sup>38</sup>、金門瓊林保護廟<sup>39</sup>三處瓷器，指出都是東溪窯青瓷供瓶，深化我們對東溪窯銷往臺灣產品的面貌。更重要的是，金門瓊林保護廟東溪窯青瓷瓶有「道光五年」（1825）款（圖 34）、臺南大天后宮東溪窯青瓷瓶則落有「咸豐甲寅年」（1854）款（圖 35），以及臺南神興宮藏青瓷細頸瓶落有「同治庚午」（1870）款（圖 35）、三件瓷瓶可說是研究東溪窯工藝、種類、產銷脈絡不可卻缺帶紀年款的重要文物，也是東溪窯已知產品中少見的高檔瓷供瓶。



圖 34 金門瓊林保護廟道光 5 年（1825）款東溪窯青瓷瓶

資料來源：圖版：《深藏古老巷弄間的寶物》，頁 33。



圖 35 臺南大天后宮咸豐甲寅年（1854）款東溪窯青瓷瓶

資料來源：圖版：盧泰康，〈臺南大天后宮傳世收藏的陶瓷供器〉，頁 69。



圖 36 臺南市神興宮藏青瓷細頸瓶

資料來源：圖版：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圖 24。

37 盧泰康，〈臺南大天后宮傳世收藏的陶瓷供器〉，《媽祖物質文化研討會－媽祖文化中的歷史物件、保存與再現》（臺中：財團法人臺中樂成宮，2016 年），頁 65-88。

38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 39 期（2017 年），頁 23-57。

39 盧泰康研究，引自李建緯編，《深藏古老巷弄間的寶物——你所不知道的瓊林文物》（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9 年），頁 33-35。

2011 年以後各縣市執行的文物普查計畫，也陸續在寺廟、宅第、祠堂中發現不少東溪窯產品，<sup>40</sup> 不僅印證了盧氏研究，也說明臺灣是東溪窯陶瓷供器銷售的主要市場之一。此外，在澎湖寺廟文物普查中，也發現澎湖馬公保存不少的東溪窯瓷爐，品類有青瓷、白瓷與綠釉：青瓷如束頸三乳足爐、鉢式青瓷爐與筒式青瓷爐；白瓷則有鉢式三乳足爐；綠釉則是鉢式三乳足爐。<sup>41</sup>

其後，盧泰康分析比對考古遺物，指出臺灣廟宇傳世收藏各式香爐，包含青瓷、白瓷、低溫綠釉等類型，來自福建南部漳州地區（九龍江以南）的華安縣與南靖縣交界處、永豐溪上游東溪流域的東溪窯，以及南靖縣金山鎮荊都、通坑一帶的南靖窯為大宗。<sup>42</sup> 其中，磬形足三足青瓷爐鉢式三乳足爐也見於道光 2 年（1822）沉沒的 Tek Sing 號沉船中（圖 37、38），顯示此型青瓷爐主要流行年代為 19 世紀。



圖 37 1822 年 Tek Sing 號沉船出水青瓷爐



圖 38 1822 年 Tek Sing 號沉船出水青瓷爐

資料來源：Nagel Auctions, 2000: 76-77。

資料來源：Nagel Auctions, 2000: 80-81。

40 李建緯（計畫主持人），《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2 年 4 月）；李建緯（計畫主持人），《（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3 年 3 月）；李建緯主持，「臺中市萬和宮暨文物館文物登錄與研究計畫」臺中市財團法人萬和宮委託，逢甲大學歷文所執行，2016 年 4 月；李建緯主持，「嘉義縣一般古物——布袋太聖宮 魷港媽祖神像、新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往郡進香大旗古物調查研究及保存維護計畫」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委託，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執行，2017 年 1 月；李建緯協同主持，「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與觀音神像修護計畫」，屏東恆春：大光里觀林寺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17 年 3 月；李建緯主持，「106-107 彰化縣鹿港天后宮 24 組具古物潛力之文物調查研究計畫」，彰化縣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歷文所執行，2018 年 8 月。

41 李建緯，〈澎湖馬公百年廟宇香爐——材質、種類與產地研究〉，《澎湖研究第 18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19 年），頁 102-107。

42 盧泰康，〈臺灣南部寺廟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頁 42；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頁 23-58。

而花蓮延平王廟青瓷爐的特徵是口緣平整，就臺灣傳世東溪窯系青瓷器中屬筒式磬足爐。盧泰康指出，第二式筒式磬足香爐有多種尺寸規格，釉色則在青瓷基礎上，有青綠、灰青、青白等差異（圖 39）；器身刻花紋飾繁簡精粗不一，可知這類香爐在尺寸大小與品質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多樣性，部份此型青瓷香爐底部露胎處，可見刻意塗有褐色鐵汁或化妝土。<sup>43</sup>



圖 39 各式尺寸與品質之傳世東溪窯青瓷三足爐

資料來源：引自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頁 32、圖 17。

### 叁、傳世東溪窯青瓷筒式爐比較

#### 一、臺灣傳世東溪窯青瓷筒式爐

目前已知臺灣傳世宗教文物中，與花蓮延平王廟筒式青瓷爐相似文物之數量其實並不算少。已知有落款者的年代落在 19 世紀，如臺南府城保西代天府一件道光甲午年（1834，道光 14 年）款之青瓷爐（圖 40）；臺中大庄浩宮收藏一件光緒 5 年（1879）款青瓷爐（圖 41），是目前傳世東溪窯磬足爐中最具代表性的兩件文物。這兩件落款東溪窯瓷爐之特點是尺寸都超過 20 公分以上，爐身布有刻劃花枝纏枝牡丹紋，口緣同樣是二方連續回字紋，

43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頁 29-34。

器身靠近底部則有海水波濤紋。香爐上的款都是後刻款，而非燒窯前刻款。



圖 40 臺南保西宮代天府，道光甲午年款（1834）



圖 41 臺中大庄浩天宮光緒五年款（1879）

資料來源：左圖盧泰康教授提供。

另臺南德化堂發現不少漳州東溪窯系瓷爐，包括有白瓷的卍字不斷紋筒形白瓷爐、弦紋筒形白瓷爐、開片筒形磬足白瓷爐；以及青瓷的牡丹紋筒形青瓷爐、鉢式三乳足青瓷爐。上述這批瓷爐，應該是咸豐 6 年款（1856）《恭紀德化堂勝跡》（圖 42）中提到「一磁香爐大小計拾貳個」中的香爐群。

這反映德化堂的傳世青瓷纏枝牡丹紋筒形爐（圖 43），起碼在咸豐 6 年以前便已出現，由此也可視為紀年款。<sup>44</sup> 因此可將該件青瓷筒形爐視為 19 世紀中期文物。這件青瓷爐釉色呈梅子青色，底部施滿釉，有輪製旋痕，三磬足、足端無釉；器內底部中央未施釉，其餘壁面則有極薄的釉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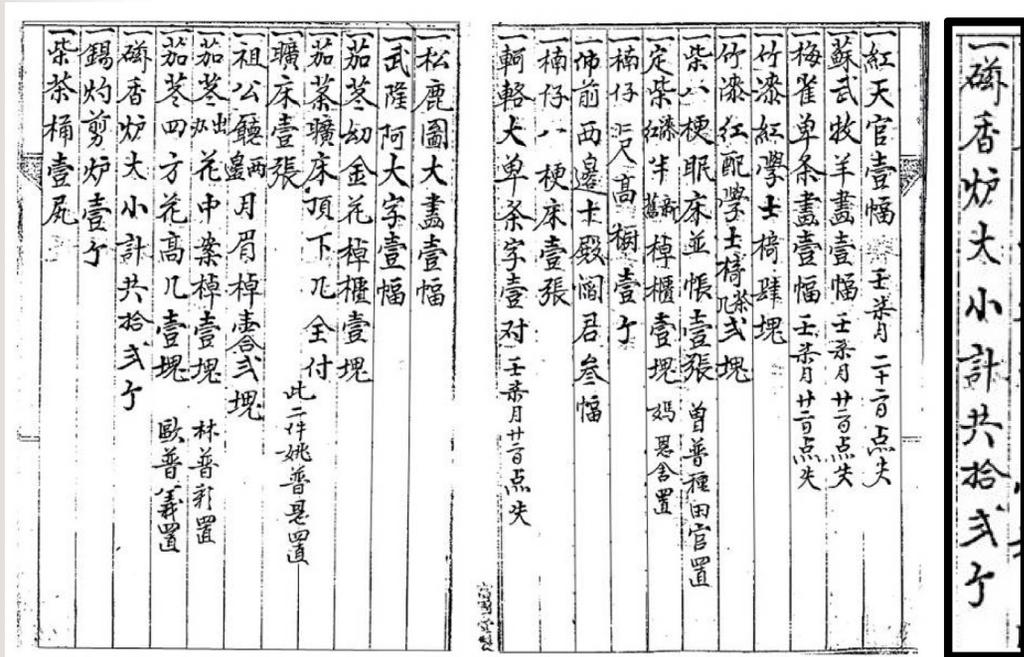


圖 42 咸豐 6 年成書《恭紀德化堂勝跡》中提到瓷香爐 12 個，其中就應該有東溪窯青瓷爐



圖 43 德化堂牡丹紋筒形青瓷爐

44 李建緯，《臺南德化堂文物普查登錄計畫成果報告》（臺南德化堂委託，2019 年 1 月）。

臺灣本島其它未落款的青瓷筒式爐，根據田調資料，從北到南都有，分別是臺北市陳天來故居（圖 44）、新竹市存齋堂（圖 45）、<sup>45</sup> 新竹縣寶山鄉種福堂（圖 46）、新竹縣峨眉鄉元光寺（圖 47）、<sup>46</sup> 苗栗苑裡山腳濟陽堂（圖 48）、大湖萬聖宮（圖 49）、銅鑼天后宮（圖 50）；<sup>47</sup> 臺中大庄浩天宮（圖 41）、<sup>48</sup> 臺中大里新興宮（圖 51）、臺中西屯隆興宮（圖 52）、西屯林厝永興宮（圖 53）、南屯萬和宮（圖 54）<sup>49</sup>；彰化縣永靖鄉忠實第（圖 55）<sup>50</sup>、鹿港十宜樓（圖 56）、鹿港泉郊會館（圖 57）、鹿港洽義堂（圖 58）；南投竹山社寮貢元張煥元宅第（圖 59）、集集明新書院（圖 60）；<sup>51</sup> 雲林西螺慶天堂（圖 61）、<sup>52</sup> 臺南市鹽水民宅（圖 62）、臺南市元和宮（圖 63）、臺南市神農街西佛國（圖 64）；高雄旗後天后宮（圖 65）、屏東佳冬蕭家古宅（圖 66）、屏東大樹房觀林寺（圖 67）<sup>53</sup>…等，相似的筒形磬足印花或刻花青瓷香爐，顯示這是一種非常流行的瓷供器。

- 
- 45 蔡金元主持，〈新竹市古蹟、歷史建築、廟宇及學校傳世文物普查計畫（二）東區、西山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附件中冊〉（新竹市文化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21年5月），頁897-900。
- 46 種福堂創立年代不詳，但堂內保存有明治33年梵鐘、明治38年石碑，推測應建於此時，由此推測瓷爐應為20世紀初。另峨眉鄉元光寺創建於明治28年。由此來看，此類爐大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蔡金元主持，〈109-110新竹縣宗教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21年4月），頁59、97；附件49-52、473-476。
- 47 李建緯、張志相，《萬和藏珍》（臺中市：萬和文教基金會，2018年11月），上冊頁161。
- 48 李建緯、張志相、林郁瑜，〈面海的女神—臺中濱海媽祖廟文物資源調查與研究〉，《庶民文化》第12期（2015年9月），頁47-143。
- 49 李建緯、張志相，《萬和藏珍》，上冊頁117-118。
- 50 李建緯，《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頁224-225。
- 51 林仁政教授提供，2020年12月7日拍攝。
- 52 2016年12月21日筆者採集資料。另根據明治40年編《斗六廳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的資料，慶天堂是同治11年11月5日由齋友募捐興建，明治35年12月1日重修。
- 53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屏東恆春：大樹房觀林寺，2020年），頁39-44。



圖 44 臺北市陳天來故居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45 新竹市存齋堂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46 新竹縣寶山鄉種福堂，原報告稱白瓷，疑似青瓷泛白

資料來源：圖版引自〈109-110 新竹縣宗教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附件下冊〉，頁 476。



圖 47 新竹縣峨眉鄉元光寺

資料來源：圖版引自〈109-110 新竹縣宗教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附件下冊〉，頁 52。



圖 48 苗栗苑裡山腳濟陽堂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49 苗栗大湖萬聖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50 苗栗銅鑼天后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51 臺中大里新興宮 圖 52 臺中西大墩隆興宮 圖 53 臺中西屯林厝永興宮 圖 54 臺中南屯區萬和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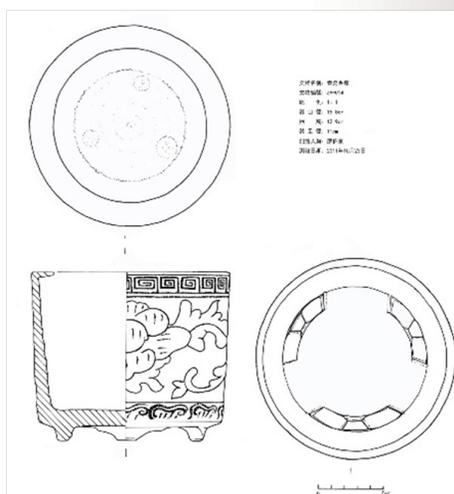


圖 55 彰化永靖忠實第  
 資料來源：引自《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2012，頁 225。



圖 56 彰化鹿港十宜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57 彰化鹿港泉郊會館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58 彰化鹿港洽義堂  
 資料來源：郭肯德拍攝。



圖 59 南投竹山社寮貢院張煥元宅第

資料來源：林仁政提供。



圖 60 南投集集明新書院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圖 61 雲林西螺慶天堂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2 臺南鹽水橋古厝內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3 臺南市元和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4 臺南神農街西佛國

資料來源：洪家欽提供。



圖 65 高雄旗後天后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6 屏東佳冬蕭家古宅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7 屏東大樹房觀林寺  
資料來源：盧泰康等，《文物觀自在：  
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  
頁 43-44。

相較於西部數量眾多，東部數量上則相對弱勢：宜蘭市主祀岳飛的碧霞宮，早期一件岳王宣講神牌，神牌放置在小型神龕式神輿內，神牌前方放置有一件纏枝牡丹紋青瓷爐（圖 68）。廟方說明牌標示宣講神牌與神輿的製作年代早於明治 32 年（1899），因此若瓷爐與神牌確實為成組，則可將該年代視為該東溪窯瓷爐的參考年代。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保安宮主祀延平郡王，根據花蓮縣民政處刊印《花蓮寺廟專輯》提到該廟是 1910 年代開基。廟內一件青瓷筒式爐（圖 69），釉色偏灰，纏枝牡丹紋頗為模糊，與苗栗銅鑼天后宮、臺中西大墩隆興宮相似。此爐重要性在於說明東溪窯筒式爐的下限年代可能到 20 世紀初。

這些青瓷筒式爐釉色有青中帶藍、也有泛灰不等。爐身布局上，除了少部份香爐口緣回字紋並不明顯，其它多數附有回字紋、底部有海水紋，佈局頗為一致，器底也多是磬足，足底則有施釉與不施釉兩種。通常大型筒式爐，底部不施釉，並上有鐵水（坊間稱巧克力底），小型瓷爐則底部施滿釉。



圖 68 宜蘭市碧霞宮，香爐為禪枝牡丹紋，三磬足，底施滿釉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69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保安宮神農大帝前  
資料來源：李林進旺提供。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投竹山社寮貢元張煥元宅第青瓷筒式爐（圖 70），爐身裝飾手法與一般常見二方連續纏枝牡丹紋不同，口緣、底部裝飾雖與其它東溪窯青瓷爐類似，但口緣二方連續回字紋下多加一圈海水波濤紋。最特別的是，爐身以斜菱方格填



圖 70 南投竹山社寮貢元張煥元宅第所見東溪窯筒式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滿整件爐腹，在每個菱格內再刻劃折枝牡丹紋。透過門口的貢元匾，推測此宅建於咸豐甲寅年（1854），可視為該爐的參考年代。

至於離島部份，澎湖馬公施公祠（圖 71）及水仙宮（圖 72）所藏之東溪窯筒式香爐，其形制、胎體、釉料、紋飾等文物特徵，也是東溪窯產物。<sup>54</sup> 而臺灣清代陶瓷器中，傳世漳州窯瓷器多為供器，並以澎湖作為臺灣與中國間的貿易瓷轉運點，並在清代後期即 19 世紀以後，漳州窯逐漸成為主要陶瓷器供應，並以一種內銷概念作為海峽兩地漢人之間的貨物交流。<sup>55</sup> 也就是說，臺灣傳世漳州窯陶瓷供器經澎湖轉運而輸往臺灣，約為 19 世紀中後期之事，以內銷形式貿易至臺灣本島。



圖 71 馬公施公祠青瓷筒式磬足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72 馬公水仙宮青瓷筒式磬足香爐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筆者在金門也採集到數例東溪窯筒式香爐，見於民宅中堂祭祀神明的供桌（圖 73-75）或寺廟內。<sup>56</sup> 以金門地理位置來說，因過去隸屬於同安，因此這樣產銷應視為內銷的形式而使用。金門發現的東溪窯筒式爐發色呈現梅子青，與其它地方所見泛灰或偏淡不同。觀察底部多不施釉，並上有鐵水。

54 李建緯，〈澎湖馬公百年廟宇香爐－材質、種類與產地研究〉，頁 104。

55 李建緯，〈澎湖馬公百年廟宇香爐－材質、種類與產地研究〉，頁 117-118。

56 林培雅主持，李建緯協同，〈金門縣瓊林聚落民俗與文物普查建檔計畫國果報告書〉（金門縣文化局委託，中山醫學大學執行，2018 年），頁 462。



圖 73 金門瓊林蔡翰舉人宅青瓷筒式磬足香爐

資料來源：李博揚拍攝。



圖 74 金門瓊林民宅 99 號青瓷筒式爐與底部

資料來源：李博揚拍攝。



圖 75 金門瓊林民宅 99 號青瓷筒爐與底部

資料來源：李博揚拍攝。



觀察這批香爐分布位置（圖 76），基本上東溪窯青瓷筒式爐分布在臺灣西部北、中、南部，離島以金門最多。與器表刻款筒式爐比較，有道光甲午年款（1834）、光緒 5 年款（1879）；另外雖無明確年款，但有紀錄可考如臺南德化堂咸豐 6 年的《恭紀德化堂勝跡》已紀錄的瓷爐；新竹縣峨眉鄉元光創建於明治 28 年（1895）、而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保安宮於明治 43 年（1910）建廟。諸多證據顯示這種瓷爐年代落在清代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基本上與林藝謀在華安東溪窯採集青瓷年代呼應。<sup>57</sup>

57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頁 71。

花蓮延平王廟的青瓷爐若與道光 2 年（1822）Tek Sing 號沉船瓷器、<sup>58</sup> 臺中大庄浩天宮光緒 5 年瓷爐比對，特別是其造形與彰化永靖忠實第老師府瓷爐的造形，從尺寸、釉色、紋飾幾乎一樣，而後者建於光緒 2 年（1876），推測延平王廟青瓷爐屬 19 世紀後半產品。從目前漳州窯傳世文物分布位置來看，臺灣的北部、中部、南部均在其產銷範圍內。東部雖然數量不多，也在其產銷範圍內。以東溪窯瓷爐數量和在全島分布位置來看，臺灣不只是轉運港，也是重要的東溪窯供器消費市場。使用的場域，寺廟、齋堂、宅第皆見，顯示這類產品消費對象不只是寺廟，一般百姓若家道殷實、經濟能力許可者，也會採用這類瓷供器。由此可反推，清代臺灣這類香爐數量實際上，應會遠超過筆者蒐集到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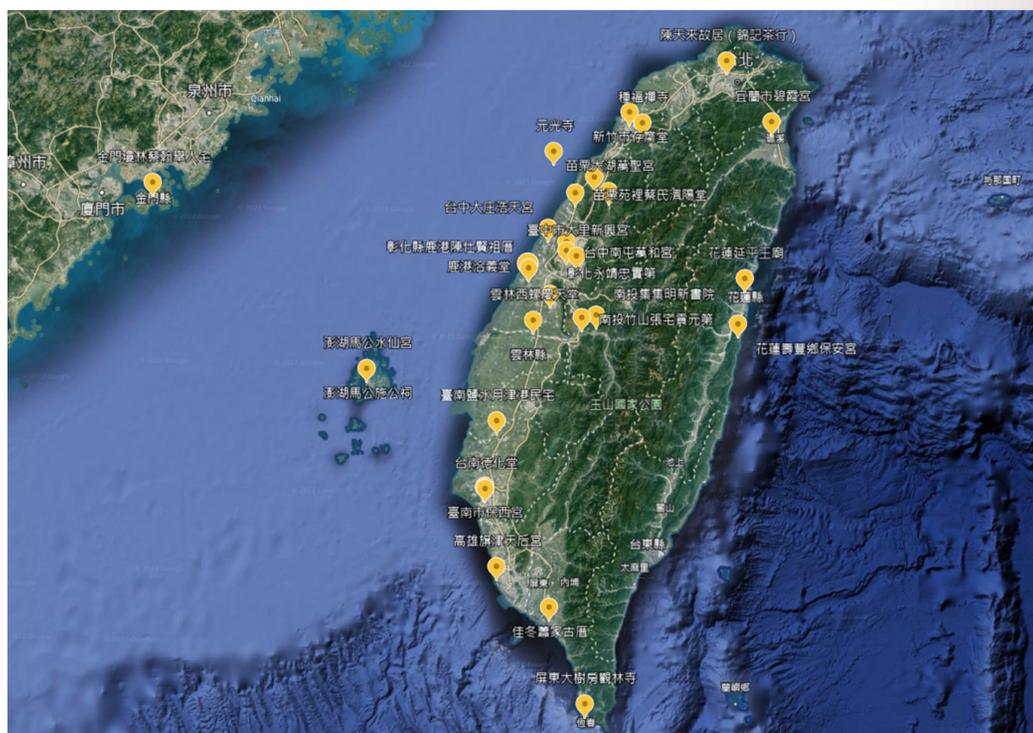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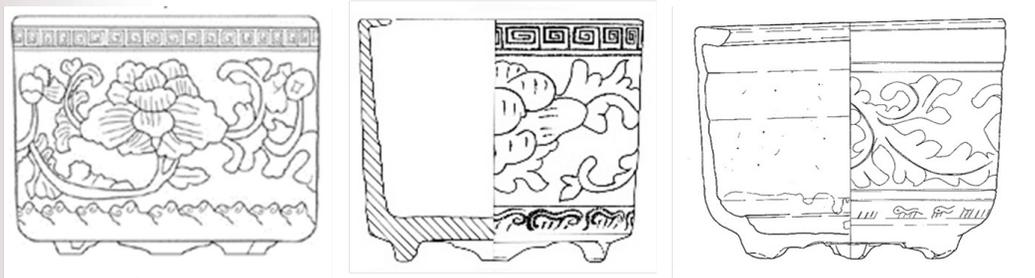


圖 76 臺澎金馬已知漳州東溪窯筒式青瓷爐的分布狀況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 google earth 平台製作。

58 Nagel Auktionen , Tek Sing Treasures (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 , p.80.

從宜蘭碧霞宮、花蓮延平王廟、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保安宮建廟年代來看，這種瓷爐傳播路線，與漢人進入後山開發的時間是呼應的。其路徑應該是從宜蘭進入，逐漸往南從花蓮、朝向臺東開墾。光緒 5 年東部辦理撫番與開墾吳光亮頒布〈化番俚言〉時，已屆「開山撫番」後第 5 年。他發現到自同治 13 年（1874）開山撫番後，後山社會已產生變化：「今自開山以來，兵勇雲集，商民繹絡不絕，百物齊備，任意交易；即挑柴、運木、舂米、洗衣，婦孺亦得資財飲食之益。較之昔年，何等利便。」<sup>59</sup>在此前提，臺灣西部漢人已流行一段時間的青瓷筒式爐，也可能非黃阿鳳等人第一波墾荒時攜帶，而是透過稍晚「開山撫番」後的貿易管道，進入到花蓮十六股庄。



a. 恆春觀林寺青瓷筒式爐 b. 彰化永靖忠實第青瓷筒式爐 c. 延平王廟青瓷筒式爐

圖 77 東溪窯瓷爐線繪圖，透過側面可知，東溪窯筒式爐器壁有不同弧度

透過現存東溪窯瓷爐線繪圖剖面可知（圖 77），這類筒式爐的器壁有垂直（圖 77a）、斜腹（圖 77b）與方弧腹（圖 77c）三種。這樣的造形是否具有年代上的對應關係，值得後續觀察。

## 二、海外發現的東溪窯青瓷筒式爐

除了臺灣本島與離島，筆者在海外華人寺廟也發現東溪窯產品。澳門氹仔觀音岩廟（圖 78）所見青瓷筒式瓷爐，從器底觀察，非磬足而是圈足，

<sup>59</sup> 吳光亮撰，〈化番俚言〉，收入黃逢昶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生熟番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7-49。

爐身表面則呈現各種交錯水平、垂直與斜線交錯的直線。是否為東溪窯，需進一步考證。不過若和檳城類似產品比較，推測可能是來自同產地。

另筆者在南洋地區的華人宗祠或寺廟內，也採集到為數不少的東溪窯產品，包括泰國曼谷與馬來西亞。泰國案例見曼谷永福寺（圖 79）。永福寺位於耀華力路，前身是 1795 年所建的永福庵（觀音亭），因廟體簡陋於清光緒 13 年（1887）重建。廟內多件文物為光緒 13 年、14 年（1888）款，可做為該件青瓷筒式爐的參考年代。



圖 78 澳門氹仔觀音岩廟青瓷筒式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79 泰國曼谷耀華力路永福寺青瓷筒式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其中馬來西亞以檳城數量最多，筆者在龍山堂邱公司（創建於道光年間，1901 年遭祝融之災，光緒 32 年（1906）竣工，見圖 80）、本頭公巷福德正神 / 寶福社（圖 81）、世德堂謝公司（1828 年建家廟，1933 年翻新，圖 86、87）、韓江家廟（建於光緒年間，圖 82）、西河九龍堂林公司（建於 1862 年，光緒、1964 年重修，圖 83）、魯班古廟（建於 1856 年，1886 年、1952 年重修，圖 84）、車水路觀音寺（建於 20 世紀初，圖 85）等地都有發現。從足部來看，可分成圈足與磬足兩種，以圈足為大宗。



圖 80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龍山堂邱公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1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本頭公  
巷福德正神廟（寶福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2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韓江家  
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3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西河林氏九龍堂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4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魯班古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5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車水路觀音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以世德堂謝公司為例，宗祠內保存大量青瓷筒式爐，從形制來看有兩類：一種是標準漳州東溪窯的作法：纏枝牡丹紋、磬足，爐底不施釉但施以咖啡色鐵水或褐色化妝土（圖 86）；另一種則是圈足、器身為二方連續的變形牡丹紋，口緣不作回字紋，而是交叉斜線紋（圖 87）。這類香爐，根據盧泰康教授意見，推測年代稍晚，可能落在民國時期，透過牡丹紋已解體或抽象化的現象可窺知一二。由於世德堂謝公司於道光 8 年（1828）建立家廟，推測磬足東溪窯青瓷爐為該時添購；至於其它的圈足爐，則可能是 1933 年翻新時所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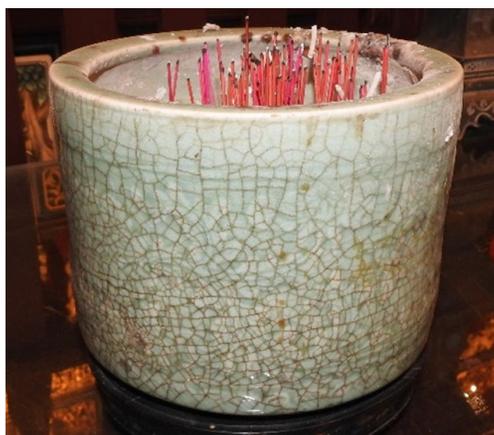


圖 86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世德堂謝公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87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世德堂謝公司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有關東溪窯在南洋華人圈的銷售管道，根據林藝謀在南靖東溪窯調查當地主要經營蘇氏家族所留存的《芥坑蘇氏族譜》，內容提到該家族在東溪窯窯場創業始於清初。其後，為拓展銷售管道，由蘇基栽、蘇德可、蘇德謬等人外出到印尼雅加達開拓市場，而蘇基牙等則抵達臺灣，將瓷器轉運往日本、菲律賓、南洋、歐美等地。其中蘇基栽在印尼雅加達將東溪窯產品銷往印度與周邊國家，每年數量可達萬件。<sup>60</sup> 因此，在華人於清代晚期另一波下南洋的風氣下，東溪窯也隨之銷往華人的宗祠與寺廟（圖 88）。

60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頁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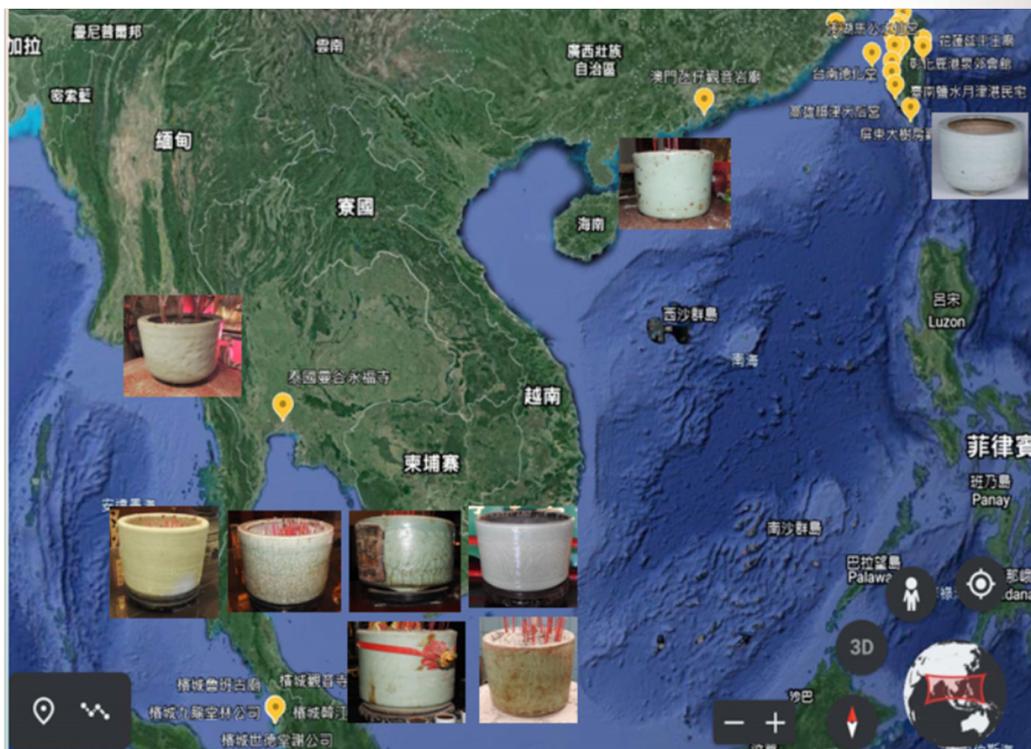


圖 88 海外華人地區已知漳州東溪窯筒式青瓷爐分布狀況  
資料來源：筆者繪圖。

### 三、傳世東溪窯筒式爐成分分析

在科學檢測方面，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取樣點檢測，分別就爐內無釉處（圖 89、90），以及爐外側爐底部分（圖 91、92），分別檢測四個點，結果如下說明：

比較無釉處（No.324）、底部釉（No.326）檢測結果，鋁（Al）、矽（Si）與鈣（Ca）在釉中高於無釉處，鐵（Fe）元素重量比例在兩者中相當接近，其中 No.326 矽重量比例約 39.6%。



圖 89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內無胎處 XRF 檢測點，測點編號 324、325 測點 / 採樣部位爐內側底部無釉處分析模式礦物，土壤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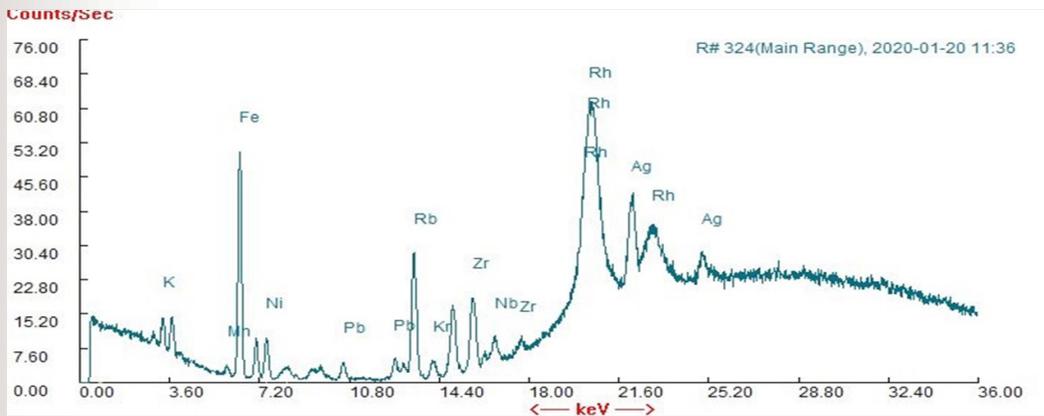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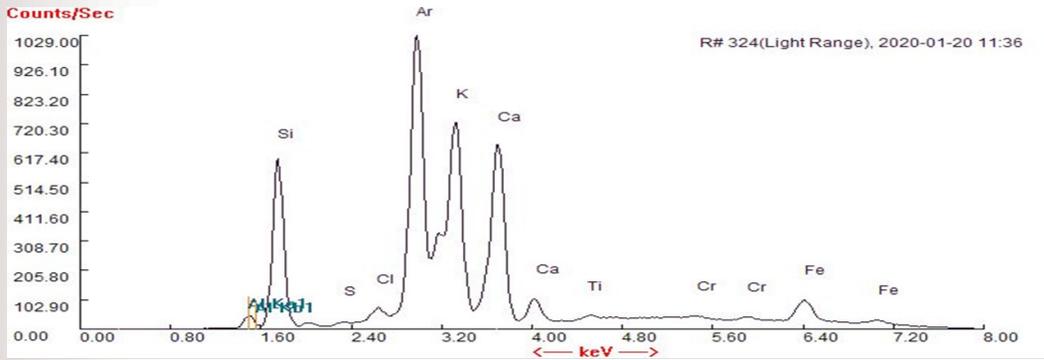


圖 90 延平王廟青瓷爐內側底部無釉處檢測點編號 324XRF 元素圖譜



圖 91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爐底釉層 XRF 胎檢測點，測點編號 324、325 測點 / 採樣部位爐外側底部釉，分析模式礦物，土壤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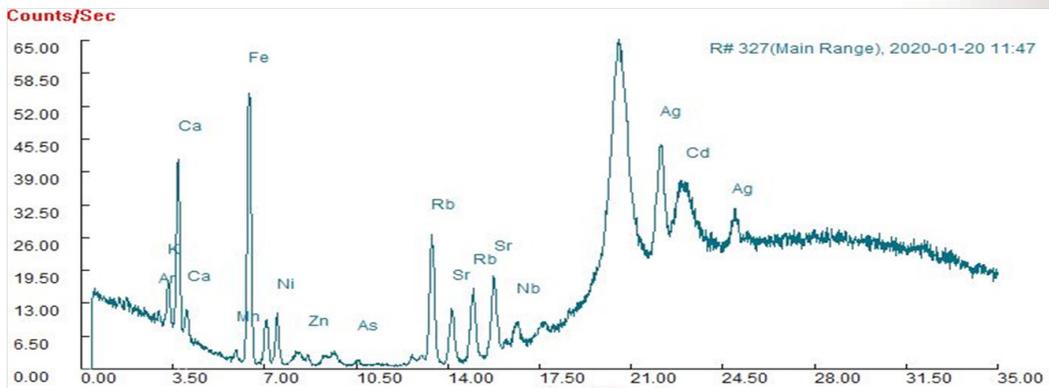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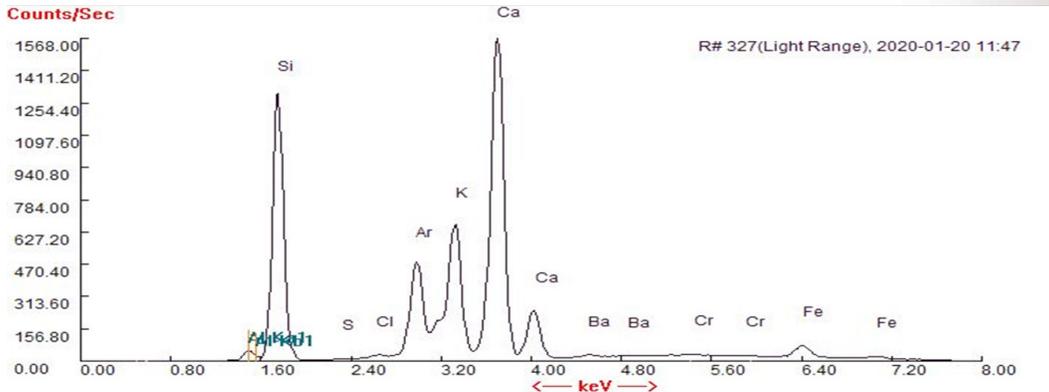


圖 92 延平王廟青瓷爐外側底部施釉處檢測點 327 號之 XRF 元素圖譜

再與德化堂筒式爐比較，兩者外觀形制色澤皆相似。前文所述，德化堂青瓷牡丹紋筒形青瓷爐在咸豐 6 年物賬便已出現，可視為 19 世紀東溪窯標準器。透過 XRF 數據資料（表 2、表 3），胚土與釉料成分，兩者都以鋁、矽為主，含有鉀、鈣、鐵，但不含鉛，釉料屬於高溫釉。透過上述兩件青瓷爐 XRF 成分分析後，說明如下：

- 一、並非所有成分都能被 XRF 檢測出來，因此成分表中的「Bal」，代表的是成分無法被測出。由於陶瓷器不像金屬器組成成分以金屬元素為主，而瓷器中的釉主要是矽（二氧化矽）、胎土則是氧化矽、氧化鋁、三氧化二鋁、三氧化二鐵等成分組成，各地差異不大。至於金屬器的金屬成分影響其器物文化與產地歸屬影響較大。至於本次檢測瓷器中 Bal 的比例從 74.987%、60.39%、51.605% 到 48.747%，可說有一半以上的成分是檢測不出的。
- 二、透過上述元素表可以發現，兩件筒式青瓷爐都是屬高鈣石灰釉，並非高鉀石灰釉，因此釉層呈現透明，而非宋代青瓷的乳濁感。元素表中鉛含量很低，顯示確實非低溫釉陶，需要用鉛來助融。
- 三、在釉層中的鐵含量比例稍高，顯示是作為青瓷中的發色劑。古代瓷器燒製過程，工匠發現鐵元素越少，瓷器的白度就越高；相反的，鐵含量便會影響瓷器發色，特別是中國歷代青瓷都是以鐵發色，是鐵在還原環境中的成色。

表 2 花蓮延平王廟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 XRF 檢測成分分析

測點位置	爐內底部無釉處		爐外側底部	
Reading No	324	325	327	326
Type	礦物 (Mining)	土壤 (Soil)	礦物 (Mining)	土壤 (Soil)
Units	%	%	%	%
Bal	74.987		48.747	
Al	2.561		3.521	
Si	17.376		39.590	
P	0.177		<LOD	
S	0.028	0.034	<LOD	<LOD
Cl	0.010		<LOD	
K	2.199	1.718	2.072	3.279
Ca	1.837	1.119	5.270	6.336
Sc		<LOD		0.030
Ti	0.041	0.032	0.021	0.025
V	0.003	<LOD	0.002	<LOD
Cr	0.004	0.001	0.003	<LOD
Mn	0.029	0.041	0.023	0.036
Fe	0.684	0.478	0.690	0.494
Ni	<LOD	<LOD	<LOD	0.008
Cu	<LOD	0.002	<LOD	0.003
Zn	0.003	0.004	0.006	0.007
Rb	0.013	0.019	0.011	0.017
Sr	0.002	0.003	0.006	0.007
Zr	0.008	0.010	0.006	0.008
Nb	0.003		0.002	
Cd	<LOD	0.003	<LOD	0.002
Sn	<LOD	0.004	<LOD	0.004
Sb	<LOD	0.007	<LOD	0.007
Ba	0.018	0.050	0.021	0.053
Pb	0.012	0.012	0.004	0.004

<LOD：檢測數據小於機器最小偵測極限 (limit of detection)。灰底：誤判數據，無訊號

表 3 臺南德化堂東溪窯纏枝牡丹紋筒式青瓷爐 XRF 檢測成分分析

側點位置	足底無釉胚土		釉	
Reading No	158	159	161	160
Type	礦物 (Mining)	土壤 (Soil)	礦物 (Mining)	土壤 (Soil)
Units	%	%	%	%
Bal	60.39		51.605	
Mg	<LOD		<LOD	
Al	5.906		3.788	
Si	27.845		35.435	
P	0.338		<LOD	
S	0.458	0.157	<LOD	<LOD
Cl	0.045		<LOD	
K	2.666	3.147	3.323	4.235
Ca	0.945	0.858	4.754	4.566
Ti	0.067	0.081	0.032	0.028
Cr	0.006	0.004	0.003	<LOD
Mn	0.048	0.046	0.073	0.059
Fe	1.006	0.703	0.902	0.639
Ni	<LOD	0.007	<LOD	0.008
Cu	<LOD	0.002	<LOD	0.002
Zn	0.016	0.014	0.006	0.006
Ba	0.031	0.051	0.030	0.061
Pb	0.014	0.013	0.006	0.006

<LOD：檢測數據小於機器最小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整體來說，科學成分對陶瓷器元素比例檢測，是一種元素濃度概念，其數據僅能提供參考，不能完全當成定量的成分比。

## 結論：花蓮延平王廟青瓷筒式爐的價值與特點

### 一、其他已指定的東溪窯瓷爐

透過研究，延平王廟青瓷爐諸多特徵符合漳州窯系的特徵。而臺灣目前傳世東溪窯香爐已指定「一般古物」之案例，見屏東大樹房觀林寺「五營頭與直筒形青瓷三足爐組件」（圖 93）（2018/05/14，屏府文保字第 10730191300 號），指定理由如下：



圖 93 屏東大樹房觀林寺一般古物「五營頭與直筒形青瓷三足爐組件」

資料來源：盧泰康提供。

1. 青瓷香爐製作精細，器身刻花裝飾成熟，青瓷製作工藝與燒造技法亦相當具有特色。根據最新調查與研究資料顯示，本件青瓷香爐屬於典型清代福建漳州東溪窯古物。其所屬年代應為西元十九世紀清代後期文物，具有相當藝術造詣與代表性。
2. 觀林寺青瓷爐所供奉之五營頭屬於「內五營」，但型態、祭祀方式特殊，例如五營頭未見顏色區分，兩兩成對且見虎爺、五營頭供奉於青瓷香爐

內，安置於神龕下方，具有地方或族群之風俗、記憶及傳說、信仰、傳統技術、藝能或生活文化特色。

3. 本組文物包含具有代表性之清代福建漳州東溪窯青瓷香爐，以及相當具有特色之五營頭信仰祭祀實物，且其傳世歷史、信仰祭祀方式，皆與恆春地方信仰關係密切，故建議提報指定為文化資產一般古物。<sup>61</sup>

另屏東小琉球碧雲寺同樣也有 2 件東溪窯香爐被指定「一般古物」，分別是「小琉球碧雲寺白瓷直筒三足鼎」（2015/01/16，屏府文保字第 10430007400 號）、「小琉球碧雲寺白瓷斂口圓腹三足爐」（2015/01/16，屏府文保字第 10430007400 號）<sup>62</sup> 上述案例說明東溪窯香爐作為「古物類」文化資產，其價值已有前例。

## 二、花蓮延平王廟青瓷筒式爐分級建議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8 條第 3 項、以及〈古物分級指定與廢止審查辦法〉（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8 日文化部文授資局綜字第 10630065301 號令修正第一條），我們認為本件香爐應符合「一般古物」分級基準之第一、三、五項分級基準。

### 第一項 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之風俗、記憶及傳說、信仰、技藝或生活文化之重要特色

由於延平王廟傳世令旗上年款係近年以麥克筆撰寫，加上開基延平王神像又經多次重修，對於寺廟建立年代判斷上無法成為直接證據。透過這件香爐年代與產地研究，約落在 19 世紀後半，反證延平王廟傳說「由淡水廳富農黃阿鳳創建於清咸豐元年，隨行迎請延平王（國聖公）神像與令旗拓墾之

61 《國家文化資產網》，「五營頭與直筒形青瓷三足爐組件」一條，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antiquity/20180727000001>（2020/7/22 點閱）。

62 《國家文化資產網》，「小琉球碧雲寺白瓷直筒三足鼎」、「小琉球碧雲寺白瓷斂口圓腹三足爐」，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antiquity>（2020/7/22 點閱）。

地草創建廟」之說法。另一方面，清代晚期漢人往東部開墾過程中，將本件香爐千里迢迢地攜帶到十六股，原住民遍地的地方，顯示東溪窯瓷爐已普遍被視為宗教供器的重要品類。

在昭和 16 年（1941）出版《臺灣農民生活考》中，<sup>63</sup> 其收錄的祭祀器具中，同時列出「神明香爐」與「祖先香爐」（圖 94）。其中神明香爐，透過照片的筒形、爐身陰刻紋飾、爐口內折、器內壁有旋痕等特徵，推測應該就是前文所討論的東溪窯筒式爐。可見對民間來說，這類筒式爐是祭祀神明香爐的代表，甚至日人誤以為它是農民祭祀常備供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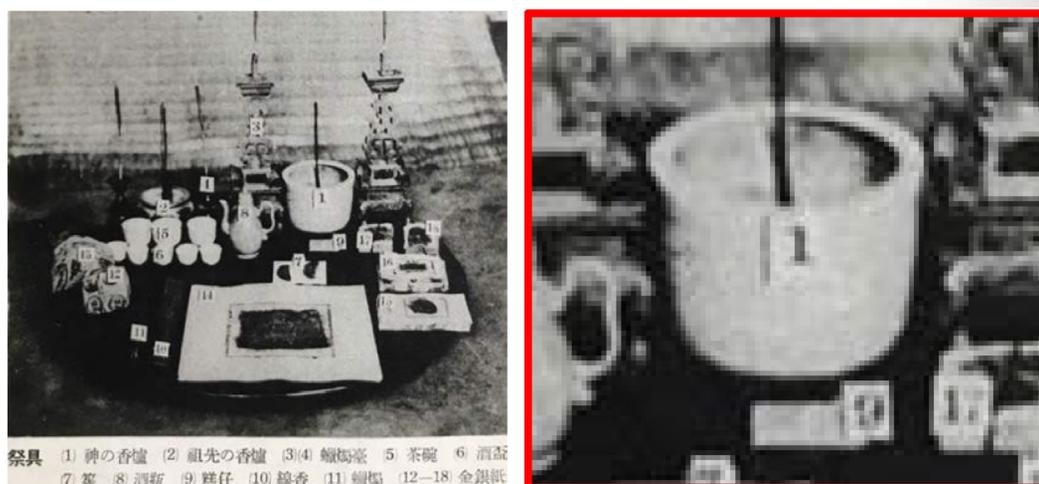


圖 94 《臺灣農民生活考》中所收錄的農民祭具。梶原通好著，《臺灣農民生活考》

資料來源：郭双富先生提供。

### 第三項 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藝術、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之重要特色

臺灣清代陶瓷器中，已知的傳世漳州窯瓷器多屬供器，並以澎湖作為臺灣與中國間的貿易瓷轉運點，在清代後期即 19 世紀以後，漳州窯逐漸成為陶瓷供器的主流，並作為海峽兩地漢人間的主要內銷品。也就是說，臺灣傳

63 [日] 梶原通好著，《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松浦屋印刷部，1941 年）。

世的漳州窯陶瓷供器，經澎湖轉運至臺灣時間點，約為 19 世紀之後。<sup>64</sup> 過去所認識的東溪窯盛於清中期、清末產品逐漸減少的說法，綜合延平王廟與臺灣其它案例可知，不排除民國初期仍有燒造。

透過年代與產地研究，本件香爐風格約為 19 世紀晚期。考量《淡水廳志》提到淡水廳黃阿鳳於清咸豐元年拓墾十六股之事，以及林德林〈東臺灣宗教視察紀要〉提及光緒 16 年重建的紀錄，此香爐年代可能落在兩個時間點：咸豐元年（1851）或光緒 16 年（1890）。從筒式爐發展風格來看，兩個時間點都不排除可能。作為花蓮市漢人首廟，延平王廟重要性不只是有形的建築物，更重要的是反映漢人移墾的軌跡與地方族群社會，從衝突到逐漸融合的生活型態。

#### 第五項 數量特別稀少或具完整性保存意義者

以目前田調所見，東溪窯香爐傳世數量雖非少見，但仍多存於臺灣西半部，該件則為花東地區少見的清代晚期東溪窯瓷爐。和臺灣整個東溪窯瓷器流行時間相較，年代雖晚於西半部，但也具貿易流動軌跡上的意義，反映漢人的拓墾進程。對於花東地區來說，此爐具稀有性。

64 李建緯，〈澎湖馬公百年廟宇香爐 — 材質、種類與產地研究〉，《澎湖研究第 18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參考書目

### 壹、古籍

〔清〕光緒 4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1878 年。

〔清〕吳光亮撰，〈化番俚言〉。收入黃逢昶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生熟番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63 年。

〔日〕梶原通好著，《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松浦屋印刷部，1941 年。

〔日〕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時代書局，1975 年。

### 貳、專書

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吳其生，《明清時期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 2 月。

李建緯，〈從文物看見歷史——臺中旱溪樂成宮既存文物與相關問題〉，《媽祖物質文化研討會——媽祖文化中的歷史物件、保存與再現》。臺中市：財團法人臺中樂成宮，2016 年，頁 19-63。

李建緯，〈臺南德化堂文物普查登錄計畫成果報告〉。臺南德化堂委託，2019 年 1 月，未刊稿。

李建緯，〈澎湖馬公百年廟宇香爐——材質、種類與產地研究〉，《澎湖研究第 18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19 年，頁 70-118。

李建緯，《〈第二期〉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3 年 3 月。

李建緯，《彰化縣古蹟中既存古物登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2 年 4 月。

李建緯、張志相，《萬和藏珍》。臺中市：萬和文教基金會，2018 年 11 月。

李建緯主持，〈106-107 彰化縣鹿港天后宮 24 組具古物潛力之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彰化縣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歷史文所執行，2018 年 8 月，未刊稿。

李建緯主持，〈嘉義縣一般古物——布袋太聖宮廻港媽祖神像、新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往郡進香大旗古物調查研究及保存維護計畫成果報告書〉。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委託，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執行，2017 年 1 月，未刊稿。

李建緯協同主持，「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與觀音神像修復計畫」，屏東恆春：大光里觀林寺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執行，2017 年 3 月

李建緯編，《深藏古老巷弄間的寶物——你所不知道的瓊林文物》。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19 年。

林培雅主持，李建緯協同，〈金門縣瓊林聚落民俗與文物普查建檔計畫國果報告書〉。金門縣文化局委託，中山醫學大學執行，2018 年，未刊稿。

林德林，〈東臺灣宗教視察紀要〉，《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市：大乘文化，1978 年，頁 19-56。

林藝謀，《華安東溪窯史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政協南靖縣委員會編，《明清時期南靖東溪窯與對外貿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 月。

施添福等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栗建安，〈閩南古代陶瓷與「海上絲綢之路」〉，《閩南文化研究——第二屆閩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下）》。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莊研育主持，李建緯協同，〈108-109年花蓮縣花蓮市延平王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研究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鹿溪文史工作室執行，2020年10月19日，未刊稿。

森村健一，曹建南譯，〈關於漳州窯系陶瓷在日本的幾個問題〉，廈門市博物館編，《博物館建館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蔡金元主持，〈109-110新竹縣宗教文物普查計畫（一）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21年4月，未刊稿。

蔡金元主持，〈新竹市古蹟、歷史建築、廟宇及學校傳世文物普查計畫（二）東區、西山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附件中冊〉。新竹市文化局委託，嵐厝創意企業社執行，2021年5月，未刊稿。

盧泰康，〈古寺遺珍—臺南開元寺所藏陶瓷〉，《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臺南開元寺，2010年，頁206-221/247-255。

盧泰康，〈臺南大天后宮傳世收藏的陶瓷供器〉，《媽祖物質文化研討會—媽祖文化中的歷史物件、保存與再現》。臺中：財團法人臺中樂成宮，2016年，頁65-88。

盧泰康，〈臺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 4 輯》。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9 年，頁 217-257。

盧泰康，〈臺灣南部寺廟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 年，頁 37-66。

盧泰康、李建緯，《文物觀自在：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屏東恆春：大樹房觀林寺，2020 年。

Nagel Auktionen ,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 參、期刊

〔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 年第 4 期），頁 58-66。

李建緯、張志相、林郁瑜，〈面海的女神——臺中濱海媽祖廟文物資源調查與研究〉《庶民文化》第 12 期（2015 年 9 月），頁 47-143。

李獻璋，〈臺灣福佬人雕塑神像的儀禮〉，《臺灣風物》第 20 卷第 2 期（1970 年 5 月），頁 47-51。

林熹、葉文程、唐杏煌、羅立華，〈福建華安下東溪頭窯址調查簡報〉，《東南文化》（1993 年第 1 期），頁 229-236。

施雲萍、林郁瑜，〈臺中萬春宮古物調查報告〉，《庶民文化研究》第 1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6-155。

栗建安，〈東溪窯調查紀略〉，《福建文博》（1993 年 1-2 期），頁 138-150

梁明寬，〈淺述漳州窯系瓷器〉，《陶藝》第 31 期（2001 年 4 月），頁 98-105。

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9期（2017年），頁23-58。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出土的貿易陶瓷〉，《田野考古－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特刊》第9卷第1、2期合刊（2004年12月），頁89-98。

盧泰康、王竹平，《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30期（2014年），頁37-58。

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0期（2011年3月），頁83-143。

顏廷仔、劉益昌，〈從雷厝遺址出土的釉上彩瓷器討論其相關問題〉，《田野考古》第9卷，1、2期（2004年12月），頁99-112。

#### 肆、網路資料

《國家文化資產網》，「五營頭與直筒形青瓷三足爐組件」一條，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antiquity/20180727000001>（2020/7/22 點閱）。

《國家文化資產網》，「小琉球碧雲寺白瓷直筒三足鼎」、「小琉球碧雲寺白瓷斂口圓腹三足爐」，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antiquity>（2020/7/22 點閱）。

## A study of a celadon incense burner, a Dongxi kiln ware hand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preserved in Hualien Yanpingwang Temple

Lee, Chien-wei\* Shih, Shú-ling\*\* Chén, yòu-péng\*\*\*

### Abstract

The Zhangzhou Dongxi kiln (漳州東溪窯), located in the upper Yongfeng River (永豐溪) of Zhangzhou (漳州) region in southern Fujian, was found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mid-Qing Dynasty and ev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duction of porcelain hadn't fallen yet. Until then, the wares of Dongxi kiln was known as "Zhang kiln (漳窯)". Since 1980,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carry out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Dongxi kiln site, the appearance of the kiln became more and more clear. Besides, started from 2017,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aiwan promoted the cultural relics survey, based on which it was found tha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Dongxi kiln products were ritual wares in temples and hereafter the studies of Dongxi kiln went more in depth.

An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Yanpingwang (延平王, Koxinga) Temple that was located in "Shi Liu Gu Zhuang (十六股庄)" of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Master's Program in Culture and Social Innovation, Feng Chia University.

\*\* Project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Artefacts, Feng Chia University.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tifacts, Feng Chia University.

Hualien City and dedicated to Zheng Chenggong (鄭成功), Kaitai Shengwang (開臺聖王 : the divine king opening up Taiwan) revealed a discovery of a cylinder celadon incense burner preserved in this temple, which was confirmed a product originated from Dongxi kiln. Further, according to "Dan Shui Ting Zhi (淡水廳志)", it was recorded when Yanpingwang Temple of Hualien city was built: "in the first year of Emperor Xianfeng (咸豐), a man named Huang Afeng (黃阿鳳) led more than 10,000 people to cultivate there." From this literature point of view, the temple was believed to be built up in the first year of Emperor Xianfeng (1851) and is one of the few Han Chinese temples located in Hualien and Taitung regions of Taiwan during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temple also preserved four black flags on which were found the woven inscription, "the first year of Emperor Xianfeng"; however, the making of the flags after being examined by scientific instruments were proved modern because the fiber of the warp and weft was woven somehow in a partly mechanical way. Thus,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the flags are dated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they cannot be used as an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said founding year of the temple.

However,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reason that Yanpingwang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 century,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excavation at Dongxi kiln site undertook by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Dongxi kiln in Taiwan after the 21st century and a comparison work of the glaze, shape and decoration among other similar cylinder celadon

burners of Dongxi kiln that were hand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in Taiwan. Actually, indirectly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echoes the saying that Yanpingwang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year of Emperor Xiangfeng during Qing Dynasty. Besides, throughout the distribution of celadon burners of Dongxi kiln in Taiwan, this type of celadon ritual wares were mostly found in western Taiwan whereas in the east coast, Taitung or Hualien, it was rarely seen; therefore, this celadon burner found in Yanpingwang Temple is arguably one of the earlier Dongxi kiln products in eastern Taiwan.

Keywords : Zhangzhou Dongxi kiln, Cylinder Celadon Burner, Hualien Yanpingwang Temple, Shi Liu Gu Zhuang, Trade Ceramics